

2022年6月號
總第29期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主編：傅曉燕

組稿：陳謙

編輯：洛川、黃始健

WWW.qcwriters.com

口碑相传 广而告之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 提供各類疫苗接種, 皮膚檢查孕婦產檢, 兒科等全科服務。

診所現提供針灸治療, 目前趙醫生完成了許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鳴, 各類痛症, 面癱等, 許多疾病往往在幾次針灸和一個療程後都得到了相應的改善或治愈。當然成功案例還不止這些, 歡迎大家致電預約。

1. 電話: 07-3344 7880

2. 地址: Shop 7, 15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3. 營

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am—5.30pm 星

期六: 12.00pm—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高雲路西醫全科 醫療中心

營業時間
Mon-Fri: 8:30am-5:30pm
Sat: 12:00pm-5:00pm

**沒有Medicare卡
可用私人保險**
歡迎海外學生來看診

**持Medicare卡
免費就診
BULK BILLING**

陳旻醫師簡介
陳旻Min Chen醫師畢業於昆士蘭大學, 獲得理科(主修生物醫學)和醫學雙學位(MBBS)。她曾在布里斯班的Mater醫院和Lady Cilento兒童醫院完成醫院培訓, 取得內科、外科、急診、兒科和婦產科的臨床經驗。
她之後於新南威爾斯州Tweed Head地區從事全科醫生的服務, 取得皇家澳洲全科醫學院院士資格, 並持續進修取得皮膚癌醫學證書。她對全科醫學各方面都有涉獵, 尤其對預防保健、常見慢性病治療以及婦科, 兒科有特別興趣。
陳醫師能以英語、國語以及閩南話為病人提供親切與專業的診療服務。歡迎新老病人預約

**2020年流感疫苗已到
歡迎預約**
65歲以上, 5歲以下
流感疫苗由政府免費供應
本診所還有適量的自費流感疫苗

陳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趙醫師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羅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郭醫師 (女)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掃一掃我們的公眾號



Gowan Village PH: 3344 7880 英語 · 國語 · 粵語 · 閩南語
Shop 7, 16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在愛拼超市 · I feel good旁]

本期贊助: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昆州華文電子雜誌, 廣告贊助請聯系: Laura 0433708699

目录

用艺术打开文化的“眼” 绝艳澳洲与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艺术对话	5
孤鹤的记忆 陈谦	10
琵琶语 陈谦	12
香炉峰，雨中情 蓝楹	14
田园 洛村	16
天日 Sail	17
风流人物 Sail	19
疫情中的我們 阮霞	21
我的诗没有翅膀 韋鋼	23
鹿 四合院	24
洪水无情人有情 ——大灾之下，这些可爱的澳洲人 花田君	25
道别 花田君	28
那清冽的奶香 连健龄	31
我的师傅之二 清远山人	35
知青岁月杂忆 清远山人	38
味道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 二雷子	40
天净沙·秋思 紫悦	43
故乡的五月 紫悦	44
狗狗杂谈 赵孔南	47
文物級的兒時回憶 3 -- 回到上海 洪丕柱	52

疫 下	
力夫	58
鸟	
楚雷	61
了了简语	
楚雷	62
八千里路云和月	
经年鲤	63
天凉好个秋·乘興山水遊	
蓝湘	66
甜甜圈日随想曲	
陈谦	69
牧童遥指杏花村-之清明寄语	
燕紫	73
牧童遥指杏花村-之二 口罩与袋鼠	
燕紫	75

用艺术打开文化的“眼”

绝艳澳洲与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艺术对话



2022年5月28日，澳洲当代诗歌组合“绝艳澳洲”与“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的艺术对话——“艺术引领社区文化”在布里斯班新立班山（Sunnybank Hills Library）图书馆成功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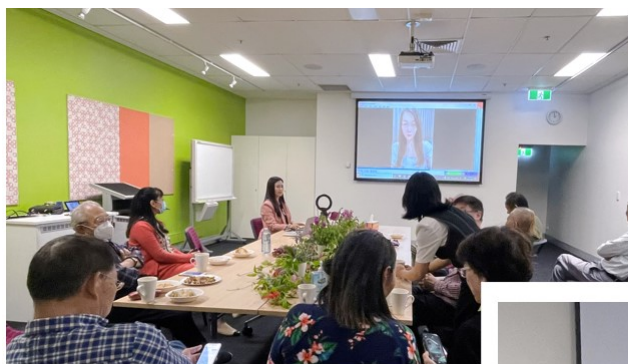
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诗人燕紫作为此次论坛的组织者，首先介绍了在场的嘉宾，并就此次论坛的主题“艺术引领社区文化”做了重要分享。在过去四年里，燕紫女士在昆州举办了此系列专题讲座，其中“现代诗的发展与审美”总结了现代诗的四个审美要素，并结合重要作品进行了审美和艺术价值的剖析，引领昆华作协在诗歌理论方面探索的高度。



昆华作协历年系列讲座简介

燕紫女士介绍了昆华作协历年来所举办的一系列讲座：洪丕柱“卡夫卡与变形记”，“哈代与苔丝”，“英国诗歌发展史”，李晓蒂“美国文学史”，韦钢“摄影与文学”、“手机摄影入门”，常青博士“声乐讲座”，丁明志先生“楚辞与屈原”等等，为昆州华裔社区文化普及教育辛勤付出。

绝艳澳洲的发起人华裔诗人艾琳女士，介绍了绝艳澳洲的四位女性诗人燕紫（布里斯班）、行悦（墨尔本）、Sunflower（帕斯）以及艾琳（悉尼）本人在承担了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之余在文学艺术领域扮演的角色。引用了杜甫“会当凌绝顶”的“绝”字以自勉在艺术道路上的极致探索，借用金属元素“铍”在空气中易氧化且与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的特性，激励四位诗人在四面环水的澳大利亚，各自精彩地畅游在艺术世界里并同时为文化社区更好的服务。绝艳与“角色”同音，艾琳女士表示希望四位来自澳大利亚不同地域的华裔女性诗人，不仅在各自的家庭与职业角色中成为中流砥柱，在澳大利亚的艺术文化社区也能够成为链接的纽带。



主讲人：SUNFLOWR（帕斯）

主讲人：行悦（墨尔本）



云天文学社澳洲分社长及 NZ（纽西兰）国学诗词艺术协会澳洲分会会长 SUNFLOWR 女士以视频形式连线，就“诗歌鉴赏与著作版权”展开演讲，她认为诗歌艺术是文学体裁中最美的一种形式，用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作者的思维和情感。好的诗歌最基本的特点是语言精雅考究，运用构思巧妙的意象呈现准确的特定意境，既要纯粹细腻情真意切，也要言之有物具有思想的深度，好的作品是一定能够引起读者共鸣与思考的。提及写作者与传媒的关系她指出：作者与媒体之间应相互尊重，好的媒体或平台会尊重作者的著作权，作品的修改意见及发布都应与作者达成共识。

维州华文作协的副会长、澳华悉尼雨轩诗社主编、媒体从业人行悦女士，做了题为“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主题分享。她结合当今信息化社会中媒体的分类及特点，解析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以及大众媒体在艺术领域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结合实例分析就如何正确运用各种媒体平台进行艺术宣发与社区文化艺术的交流展开探讨，深入浅出地阐述艺术与传媒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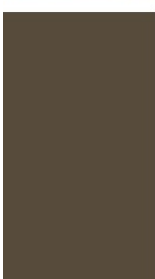


艺术对话现场

在与绝艳澳洲的艺术对话中，著名学者翻译家洪丕柱先生分享了西方文化对于华人近代史和文化的重要影响；著名画家孟刚先生就“绘画、诗歌、音乐等艺术领域的抄袭”现象分享了精辟的见解；著名历史学家粟明鲜博士就“澳洲华人移民的融入”问题提出华人应主动融入主流文化社区，秉承“取之于当地用之于当地”的态度回馈社会，才能真正被各个族裔所接纳；著名城市景观设计师画家杜輿超教授分享了疫情期间在洛根市美术馆举办的“玩偶公园”主题画展的创作理念以及艺术构思；小烛光合唱团团长昆华作协永久会员蓝湘女士分享了合唱团在当地养老院演出的经历。昆士兰华人少儿民乐团负责人林紫女士分享了激发孩子诗歌创作的故事。此外，昆华作协秘书长陈谦女士，理事金辉先生，前会长阮霞女士，诗人文俊先生，Frank Xu 博士，知名作者紫悦博士及 Steven 先生等昆州文化社区的文友们给予了此次会议以大力支持。澳大利亚艺术评论人晓帆先生致电祝贺艺术对话圆满成功。



书籍签赠



活动的最后社会活动家王逸华女士为昆士兰作协捐赠书籍，艾琳女士也为文友们签赠了原创诗集《Iris Lovers（鸢尾的情绪）》与行悦女士主编的《雨轩诗荟》。本次活动以全澳连线互动、线下圆桌会议加线上直播的立体形式全网发布，就艺术引领社区文化为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为全澳与世界各地艺术联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





AVENEW REALTY GLOBAL

老牌地产公司诚招地产销售 / 顾问

我们将为您提供专业的培训和支持，您将掌握以下十大核心技能，来帮助您在地产行业大展拳脚：

- 市场分析技能
- 销售目标以及合理 KPI 制定
- 地产经纪人个人品牌营销推广
- 辨别勘探潜在客户
- 建立客户交流数据库
- 客户转化技巧
- 合同谈判技巧
- 现场拍卖技巧
- 买卖合同风险规避与控制
- 团队领导能力

我们为您提供：

- * 舒适和谐的办公环境
- * 友善及专业的团队
- * 高额的佣金和福利

* 每周培训：房地产行业最新资讯/动向、贷款、换汇、财务管理、税务知识、移民政策等内容，有效帮助您丰富并积累行业相关知识和能力，成为房产行业全才。

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您还有机会成为团队领袖，甚至公司合伙人。
宁缺毋滥，我们真诚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



电话：0433 708 699 地址：474 Mains Rd, Macgregor QLD 4109
邮箱：laura.f@avenewrealty.com.au 微信：xylaura-1026



昆州华文电子杂志，广告赞助请联系：Laura 0433708699

孤鹤的记忆

陈谦

洁白的床单
百褶的裙裾
闪着露珠的晶果
泛着春光的玫瑰园

追逐的踪迹
过隙的白驹

老藤秋千
落日
透过朦胧的罗纱

抛向遥远水面的小石子呵
溅起多少破碎的记忆

耳环 朱唇 纤指
都飘散成握不到的往昔

奔跑中的回眸
华发飞扬
头巾半遮旧梦

迷离的眼神
微笑里的泪

一个转身
打开几个世纪的诱惑
缠绵共舞的脚步
凝固于冰川的冻土

绣满蔷薇的手臂
伸向大漠云烟下

如针如芒的乐音

在旋风里被变成孤鹤的舞女呵

绝唱的羽翼

无人能懂的鸣啼

夜夜在星光下回荡不息

人们是可以选择不相信传说的

却无奈

传说总是那样泣血的美丽



琵琶语

陈谦

曲折一支琵琶语
远牧高原草低
此心湖碧

从何处飞来的孤单天鹅啊
我为何痴恋你将头藏入翼间
为何忘不了你怎样梳理你洁白的羽毛
为何不舍问一句，
“你将在何日归去？”

指尖上拨弄出的泣诉与婉转
将疾逝的岁月一遍遍挽留
峰巅的积雪
已凝望了几千年啊
亘古亘古的记忆

冰山上哼唱的寂辽天籁
与笛声织绕成绵延山路的雾霭
啊
翩然的虹彩

峡谷中的野罌粟
在水边的风中
将暮秋燃烧成不肯离别的季节

白色的屋顶
绿野的村庄
倏然掠过林梢的飞鸟

天光云影
我无法移动缠绵的脚步

健硕的马儿啊
你准备好了吗
请驮了我的疲惫吧

当晨曦的金笔
勾勒出群山的轮廓
当朝霞的温馨
唤醒青笺上的诗行

请驮了我的疲惫吧
带上我未了的梦
在这孤单天鹅的归期
同奔她那令我陌生的故里



香炉峰，雨中情

蓝楹



清晨醒来，窗外还滴滴嗒嗒地下雨，凉爽了许多。裹了裹薄被，翻了个身，懒得睁开眼睛，我还想多睡会。

睡意朦胧中，似乎自己还在，绍兴“香炉峰”山中坚韧地穿行。抬头望着“香炉峰”高耸入云，遥不可及”威严壮丽，令人心生敬畏感与向往。



香炉峰高 354 米，为绍兴城南第一高峰，顶上巨石突兀，仅数十米见方，形似带盖的香炉，由此得名。香炉峰为会稽山诸峰之一，因山势挺立，形如柱石，亦名天柱山。

每逢云雨天气，薄雾迷朦，祥霭缭绕，若炉生烟，氤氲不绝，形成“炉峰烟雨”。经青翠亭等数亭，可达峰顶。峰状似香炉，峰头常有云雾飘逸，犹如香炉上轻烟缭绕，故名。有诗云：“孤峰独耸海东边，酷似金炉雾作烟。”

从山脚往寺庙，一路青山，一路细雨，从峰北螺狮旋启程，过南镇殿，拾阶 1508 级，海拔 945 米，实际高 354 米。我一步一步，默默地望前攀登，任汗水雨水冲刷心灵，洗涤灵魂。

酣畅淋漓后，倍感一身轻松，世俗的喧嚣烦恼，被冲刷的一干二净，终于领先到达了不可企及的山顶。香炉峰最高的观音宝殿，听说此处的观音很灵，许多人不为艰险，爬上最高处来求签拜观音，给自己一个好的前程，而我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证明。

终于爬上险要雄伟的观音宝殿，我不由的举起手中的登山棒高呼：青山大佛为证，“香炉峰我来了，我能行”。人活在世上，谁不受苦受难？圣人菩萨也是受了九九八十一难才成佛的。吃苦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良药。

清晨醒来，窗外还滴滴嗒嗒地下雨，凉爽了许多。裹了裹薄被，翻了个身，懒得睁开眼睛，我还想多睡会。

睡意朦胧中，似乎自己还在，绍兴“香炉峰”山中坚韧地穿行。抬头望着“香炉峰”高耸入云，遥不可及”威严壮丽，令人心生敬畏感与向往。



山顶眺望，心旷神怡，翠林相伴，恍如仙境。一览众山小之超脱，跃然心中。山下云雾缭绕，细雨朦胧。似云似雾，似山似竹，山朦胧，雾朦胧，难道这不就是人生。一切都在运行，一切都在未知中。

户外运动，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心境。也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提升。执念户外活动，不一定爱上的都是风景。当你背起背包上路，许多生活的压力，烦恼，都会一点点丢失在山路上，都会消散在丛林中.....

一路上，你的自由、梦想、解脱、激情、都会演绎成生命的音符，伴你前行。泰戈尔说：“我们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那就是自身力量的苏醒”。

全然抛弃了身外的名与利，得与失，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其生命。这样的人没有失败，只有不断的成长与强大，快乐与安宁。

2021/06/20 清晨于杭州



田园

洛村

牧羊

风清日暖半天云，草矮秋高桉叶纷。
不见尘嚣车马乱，闲听鸟语绕羊群。

饲雁

绿草茵茵季不同，云开云敛绘苍穹。
推窗满目田园画，半盏甘醇饲旅鸿。

种玉米

绿节亭亭简构图，腰间胖穗裹珍珠。
何需佐料何须酒，水煮几枚香满厨。



天日

Sail

天日是一位有着浓浓书卷气的“翩翩少年”，阳光活泼、优雅帅气，温文尔雅的气质，就像是大学校园里即将毕业，已签约理想“东家”，不再为“明天的早餐”而忧虑的清纯学生，踌躇满志，似乎前方已是铺满鲜花的路，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天日似少年型的身材，富有弹性的脚步，走路时脚下带风的外部特征具有“迷惑性”，他已到中年，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只是上帝特别的恩赐，有情的岁月暂时还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沧桑，使他依然生机勃勃，意气风发；命运也对他特别眷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美好似乎从未离其左右。“相由心生”，志得意满的“人生赢家”生活，使天日“一直少年”。

一个春雨飘洒的下午，在风景如画的地方，天日像一片轻盈的树叶飘然而至，直直地站在我的面前，满面春风地看着我，挺拔的身影玉树临风，装扮着初春美丽的庭院，使幽静的小院顿时鲜活，我握住了一个家长们人见人爱的“邻居家的孩子”热情洋溢的手。

我与天日相识在网络，他是我极少的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的网友，正因为此，不靠谱的网络才像一根红线将我们拉近，并留下了我们灵魂交往的痕迹。我们只有一面之交，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让我想到“职场新贵”这一词语，他却自称是来自大山里的孩子，并谦虚地说：生长在

这个不敢“躺平”的时代.....后半句不说，您也知道是什么了。也许是低调，也许是心有设防，天日将自己包裹得有些密不透风，这就不是学生的做派，让我看到他内心也有沧桑。不过在媒体发达的网络时代，社交方式不断出新，个人隐私已成为重点保护内容，交友思维也要与时俱进，从陌生人到网友，彼此间互不打听个人信息，也许更有利于交往。

与天日聊天，强烈地感觉到他思维严谨，观察事物很认真很仔细，才思敏捷，说话得体，且能说会道，断定他曾是学霸。我们联系很少，偶有联系，也局限在问候的表情包发送，事实上我们只是“相识的陌生人”。一次，我们有三分钟的视频，几句高谈阔论后陷入无话可说的冷场状态，他就提示我该洗洗头修修面，头都油了，须也白了。顿时，感觉颜面尽失，只能回以尴尬和苦笑，心想几十年公认的白面书生、老师哥，居然被蓬头稚子挑战，自信受挫，不过，难堪中心里却有点甜甜的滋味，又一种形式的“后生可畏”。

天日一表人才，自信独立，风华正茂，活力无限；天日谈吐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偶有闪亮语句；挥斥方遒的气场能感受到他是职场上的“宠儿”或“精英”。可是，感觉天日特别理性，不口若悬河，也不娓娓道来，有时不够生活，少了点中青年人沉

稳中依然拥有激情四射的奔放，少了点中青年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随遇而安、见怪不怪的随和与简单，似乎视各种“游戏规则”都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中规中矩的理性有些缺少温度。一次打开了话匣子的视频闲聊，聊到情深处，天日瞪大了眼睛，透过镜片看着我，我看见他发光的眼神，包含着原始的本能和贪婪的欲望，似乎渴求着什么，眼神像剑深深地扎进我的心。此刻他不再是游走在职场上的高高在上的白领，而是血肉之躯的奔放男孩；他不再是循规蹈矩、衣冠楚楚的职场精英，而是一个挣脱了羁绊、向往自由、渴望挥洒激情的热血青年，此刻，没有职业装，没有乌纱帽，没有道

貌岸然，也看不见包装，看不见理性，身外之物全都随风而去……活脱脱的魂体相符的七尺男儿。自然迸发的激情，隔空笼罩着彼此，我看到一个立体的天日，令我想到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于是想像着天日像足球赛场上球员进球后疯狂挥洒激情一样地狂奔，将激情传递给球迷一样传递给我，也令我热血澎湃。转瞬，天日就收回了思绪，匆匆告别，立即开车走人。这样简单而走心的聊天，刚开始就结束了。

天日从天上掉下，冷风又将天日吹走。

2022.04.17



风流人物

Sail

二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师范大学在成都，家在重庆，每当放假和开学，都会有同学相邀，一起结伴乘绿皮火车回家或共同赴学校。章姐是二姐的同学，她的家也在重庆，就在相邻的几条街处，也可以称为是街坊。

我第一次见到章姐是我刚进入小学时的一个暑假，一群生机勃勃、青春昂扬的女大学生扎着短辫、背着简单的行李，结伴去火车站乘车去学校，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朴素的衣着掩饰不了含苞欲放的青春活力，艰苦甚至是贫穷的生活，使这群本应如花似玉的姑娘面带菜色，天然去雕饰。唯有章姐与众不同，身着一件白色连衣裙，长发齐腰，面如桃花，美若天仙。白里透红的皮肤和与众不同的打扮，使她于窈窕淑女间鹤立鸡群、木秀于林，浑身上下绽放的那个美丽，顿时就撩动了那个7、8岁小男孩的幼小心灵，成为小男孩心中出现的第一个倾国倾城的“女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抹去。几十年后，已经长大的小男孩与章姐并不认识，却还在用文字记录着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被异性触动的感受。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人们对美的表达都是压抑的、含蓄的，回避的，像章姐这样“敢为天下先”，敢于勇敢地展示自己美丽心愿的人，是有风险的，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令人刮目相看。养母善意地在背地里给章姐起了一个雅称“风流人物”，大家都感觉恰如其分，从此，“风流

人物”成为章姐的代名词，在我们这个范围里流行。

我清楚地记得大学时期二姐的照片盒里有一张“风流人物”参加游泳比赛时的照片，章姐站在出发台上，双脚牢牢地抓住地面，躬身专注着等待发令枪响，包裹严实的深色泳装和白色泳帽，没有挡住雪白的肌肤和火辣的身材，妙龄女子大胆的“运动秀”“泳装秀”，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出水芙蓉盛开在人们的心里，撩拨着多少青春躁动的男同学本来就不平静的心弦.....

我不知道章姐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可是我去过一次章姐的家，一个小洋楼的二楼里，大大的窗户有宽宽的窗台，挂着薄薄的窗帘；枣红色的门有些发亮，那个年代比较常见的木地板擦得很干净。房屋中间有一张大大的圆型桌子，桌面上随意地放着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16开本的，我清楚地记得是一本关于演奏手风琴方面的书。我来到章姐家门，就看见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哥背着手风琴坐在圆桌边，陶醉地演奏着节奏明快、情绪激昂的乐曲。太阳的光芒从窗外射进来，照在帅哥年轻的脸上，帅哥踌躇满志，光芒万丈，这美不胜收的画面令我赏心悦目，生活比艺术更美丽，这大概是我人生的第一堂“美育课”。当时我不知道帅哥演奏的是什么乐曲，很快随着普及“样板戏”的浪潮涌来，手风琴热有些疯狂，我就知道了是

《马刀舞曲》，是西班牙的乐曲，帅哥是章姐的弟弟，我估计是一位音乐学院的大学生。那个年代能够供养孩子上学的家庭都非同一般，何况一家二个孩子同时都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章姐上的是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是免费的。但是，也可以肯定章姐的父母非同一般，章姐的家庭也非同一般，这种家庭的教养和教育结果也非同一般。

过去了若干年，我在行政机关里工作了相当时间，人生也走过了一半。某天，我到一区去“指导工作”，走进会议室就看见一个并不年轻却依然婀娜多姿的女士，像一阵风似地轻盈地飘来飘去，这个女士穿着黑色套裙，胸前的大V领露出柔软的花衬衣，依稀可见白白的锁骨，脚蹬黑色高跟鞋，优雅端庄、大方美丽，很文艺。会议桌上摆放着姓名座牌，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我断定这个风韵犹存的“资深美女”，就是当年的“风流人物”，我儿时心中的“白天鹅”。例行的与会者介绍开始了，一听吓一跳，风流人物已是副区长了，分管的工作之一正是我效力之业。几十年过去了，时代发生

了多大的变迁，人世有着怎样的沧海桑田，可她风流依然，成家立业都不逊于同龄人、同代人，也从没有压抑过自己，我心里升起一股敬意，感觉这样的人生多么有价值，这样的人多么值得学习。自愧弗如的我没有去与她攀谈过往，工作完成后就再见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与章区长在会上相遇，我估计她离任不远了，于是主动与她招呼聊天，并告诉她我幼年时对她的美丽的记忆，她已经忘记我了，但记得在二姐家的经历，也依稀记得有一个小屁孩儿，没有想到如今成为同行或同事了。我特别关心当年那个帅哥弟弟，才知道帅哥弟弟早已成长为某艺术院团的团长，正如日中天。聊天的过程中，我想到了时尚流行的“人生赢家”这个词语，在我看来，上帝太眷顾他们，两姐弟出身门弟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高、运气好，自己也努力，都成为了本职工作的内行或能手，成为江湖中流传的人们羡慕的名字。梦想对他们都成为了现实，过去与今朝，人生总风流。

2022.05.08



疫情中的我們

阮霞

疫情中的我們，雖有萬般困難，但也有屢屢曙光。

首先，生意驟減，但政府送來補助金。親人朋友無法見面，就上網見。

某詩人，四十多年前寫下一首詩歌。標題：生活。全詩只有一字：網。（說某詩人是怕張冠李戴，寫個某，可以避錯。畢竟年代久遠了，我們的文友們，那時許多人都還沒有出生。我怎麼會記得清楚呢。）

詩人是有預見的，果然，我們在疫情中基本都生活在網裡。網購，網課，網會。本以為運動不能用網，結果跳水教練告訴我，也是一部份課程採用網課。教授鋼琴，小提琴效果更佳，因為可以錄下來，反覆查看，不會水過無痕跡。

我們的文友們樂在網上曬作品，評論，聊天了。畢竟出門少，減去梳妝打扮，行路吃餐館，時間多了起來。

每天虔誠的天鵝姐，就從英文中翻譯了一段聖經，並配有她拍攝的美麗的照片，警醒我們。寫詩她更不在話下，屢屢得獎。然後畫師孟剛老師會掛出他的作品，當然有時候，會是他學生的作品。洪丕柱教授會轉發許多軼聞趣事，夾有他擅

長的政治事件速寫。花田君總是來一段各種樣式的愛情故事外加美食食譜。劉姥爺會送你一小段一小段詩歌，還有蒙古風光的視頻。讓人恨不得馬上進駐蒙古包。電焊工兄弟力夫，半夜三更下班才回家，馬上將囊入他口袋的詩歌盡數倒給我們，裡面常有他的詩作。丁老師也寫現代詩也寫評論，如果需要講屈原，詩經，魏晉南北朝，他閉著眼睛可以背出一大段一大段原作，並翻譯給你。全澳文友誰要组织历代诗歌评析，丁老师是不二人选。丁老师有个绝话，不参与评论古诗，不讨论过往作品。丁老师不靠争论出名，实实在在告诉你古代作品什么意思。（说实在的有人连提问都不在一个点子上。）还有我們的兩位藍姐，出生江南，轉戰南北知青點。北大荒野外的冰雪，閩地的困苦，說來今人是不能理解。她們寫起文章來充滿愛心，一個小小的問候，小小殷勤都讓她們感激不已。是呀，談起那些過去的歲月，誰不能為今天的溫暖感恩。我們文友中最能寫的是經年鯉，幾百萬字在寫。寫到摔倒。她最近的澳洲故事，寫一對華人醫生夫妻和女兒的故事，讓我們讀來於心不忍，數次希望她筆下留情。當然這一切活動要歸會長燕紫調度。她總能在解封的一個小瞬間來個戴口罩不超過十五人的

聚會。並留下許多可以在油管瀏覽的視頻。而且她總也作品不斷，半夜起來對著河灣，給你一首詩歌，兩幅照片或給你幾張來往帳目。最辛苦的事：是她几十个小时的文史梳理。然后在解封的瞬间滔滔不绝地讲课。最值得一提的是，紫悅文友，一首詩歌給她提不停的意見，她都沒意見。不像有的大牌，假唱什么都有，说起来还可以解释半天。北昆的郝曉東先生 會寫寫詩經式作品，曬出來，讓你驚嘆半天。他也可以曬一封年代久遠的華人信，讓你們寫故事。北昆的華人故事都在他心中，等待機會，噴薄而出。我們還有帆先生文好，也吹得洋管。有北京四合院，全給都是古色古香的提問。還有江南采蓮人給你一段江南故事。更有二雷子見面謙雅溫簡讓，寫起作品來直搗你的心臟。

我們最最牛的人是韋鋼詩人，自稱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他和歷史學家博士粟明鮮搭檔，做一檔《澳華家園》節目，已經第六集了。說的全是三五代華人家史，貢獻澳洲史。並是攝影協會會長。華會長，洋會長，他都是。

韋鋼他最自信的是寫首蛋黃詩要進入文學史。難說，網是生活，是預言中的互聯網，早就進入文學史了。他也行的。

我們最最幸福的是：商泉老師，送來許許多多小提琴作品，配有許多精美圖片。一首馬思聰的望鄉曲，說不盡國事家事。

我們最最敬愛的百歲得到女王敬賀卡的藍湘媽媽，榮歸天家後，追思會全球網上直播，我們也用歌聲陪伴。

我呢？疫情中居然聯絡上了已經是大老闆的中學陳同學，也知道女寢友兒子是幾十屆世界羽毛球冠軍。當然小學同學也是幾屆乒乓球世界冠軍，於是我就拼命寫回憶錄，當然最多寫的是我外婆，一個民國企業家，及她的後代。

紅花綠葉扶持，寫不盡我們文友中的綠葉。有財長黃先生，有武俠男黃先生，贊助商福建同鄉會蘑菇大王唐會長，有續紛，有小依，有小妮，有雪姐，更有三采王老板……。還有為我們拍旗袍照的攝影師克妹。個個出言不凡，出錢出力，為疫情中的我們添姿添彩。

疫情中的我們都平安，而且過得滿滋潤的。



我的诗没有翅膀

章钢

就像笼子里的鸟儿下的蛋

摔碎了蛋壳

流出了蛋黄

是否孵的出小鸟

不关我痛痒

可我还是下蛋

因为我有思想

我的思想它有翅膀

从心底的牢笼里爬出来

它要飞翔

那我就让它飞翔

让它自由自在地飞翔

其它

都与我无关

于是

我的诗没有翅膀

鹿

四合院

蓝天净，松柏青。
轻伸舌尖舔雪晶。
抬头忽见处子静，
恰似脱兔一精灵。
同伴相叫不敢应，
只能嘘声怕鹿惊。

2022年1月3日



洪水无情人有情

——大灾之下，这些可爱的澳洲人

花田君

这个世界，经历了两年多的疫情，摇摇晃晃的走完了 2022 年的前两个月，疫情终于告一段落，除了某些国家仍然“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小题大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再把疫情当一回事。就在人民得以在疫情之后片刻喘息，摇动着疲惫的身躯憧憬未来之时，俄罗斯的炮火又再一次打消了人们心中的平静。这个世界真的太过残酷，残酷到令人发指，北方的人们妻离子散，在被魔鬼的皮鞭颐指气使之时，澳洲东南部也打破了岁月静好，连续四天的强降雨，将昆州东南部变成一片泽国，十多年前那场洪水的恐怖回忆，终于又匆忙在布里斯班上演。这一次，受损失的，包括所有人。

这场强降雨来势凶猛，父母惊呼，活过古稀之年，也没有见过如此强劲，持续时间如此长久的猛烈将于，连续四天，几乎未停一秒，并且大雨滂沱，未有止息，90 小时降下布里斯班一年的雨量，可见雨势之凶猛，已经难以用文字形容。我们总是说百年不遇的降雨，但是花田君来澳 16 年，却活久见了两次洪水，气候变化真的不是子虚乌有，人类再不遏制，恐怕日后所说的“百年不遇”，就会成“十年一遇”或者“一年一遇”了吧。

如今这场洪水已经造成了 10 人死亡，数百万房屋被淹的惨剧，花田君的工作单位也三面环水，多日无法上班，附近居民更是怨声载道，哎，曾经觉得洪水距离自己颇为遥远，但是到了深秋之际，洪水却近在咫尺，自己的钱袋子都被这洪流冲走了。

但是在灾祸面前，淳朴善良的澳洲人，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普通人不能抵挡洪水猛兽，但是在冰冷的灾情面前，释放出浓浓的温情，这些故事赚足人们的眼泪，让这个可爱的国家，变得如此的可亲可敬。

周二那天，店铺来了一个客人，形容憔悴，直接躺在床上，进行 40 分钟的放松。不多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个客人说道“我给她买 50 块钱的礼券吧。她太不容易了，我听她在房间里说，丈夫去年车祸去世，而她的店铺也遭到洪水袭击，机器损毁严重。实在真是可怜，我送给她 50 刀的礼券，希望让她得到安慰。”说了付了钱，翩然而去。不多时，房间里的客人走出来，听到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无意中听到自己的抱怨，竟然慷慨解囊，送给自己 50 礼券，立刻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花田君听到此处，也不无哽咽，司马座前春衫湿。我扪心自问，当我听到一个陌生人对外交谈，我真的可以发下善心，随便捐助她 50 澳币吗？我是不是只是轻叹一声，摇头无语。虽然 50 澳币不多不少，但是却体验出这个国家善良质朴的人性，人与人之间毫无芥蒂，互帮互助的社区精神。这不就是基督倡导的兄弟之爱吗？只可惜我心为形役，而这里的人们，却行动出真知。

通过各种自媒体的传播，我们看到很多澳洲人和动物之间亲密无间的故事，在洪水中，许多人并没有携带任何家当，但是必须要牵着自己的宠物狗，或者抱着吓得战栗发抖的猫咪，在救生艇上长吁短叹。

动物的生命也是命，如果故事发生在北大国，真的难以想象，国人会对自己的宠物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

那么在疫情中呢，这两年来，澳洲的疫情的此起彼伏，在疫情发生的温暖人心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让这个国家的形象变得如此高不可攀。

一， 福利社外的散财童子

由于新冠疫情，澳洲许多商场都暂停营业，许多人也暂时失去了收入来源。一时间，无数人涌向 Centrelink，排队领取救济金。但在 Box Hill 的 Centrelink 门口却出现了这样一幕：一名男子从队伍末端走到队伍前端，他不是要插队，而是对着排队的第一个人，掏出了自己的钱包。随后向排队的人递出了一张\$100 澳币！在给了第一个人 100 刀后，他继续给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发钱...收到钱的人们非常的惊讶和喜悦，等大家反应过来想道谢的时候，这名发钱的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被到为什么作出这样的举动时，这名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好心人表示：他在新闻中，看到无数人在 Centrelink 外排队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由于疫情，酒店，体育馆，娱乐场所，美容中心，咖啡馆，酒吧等等，许多地方都关闭了，而原本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也因此失业。或许他们今天晚上就需要一笔钱来买吃的，交房租。但是 Centrelink 的救济金发放却需要进行审核和确认，一系列官僚主义的操作之后，有可能就要到下周了，弱势群体很有可能会被扫地出门，以干硬的面包果腹。于是这名好心人决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其他弱势群体进行帮助！

现在，这名男子的善举被多家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的好心人，也加入到他的行动中。送人玫瑰，手

有余香，让社会也是芳香满溢。

二， 为弱势群体的保驾护航

袁老师有句话说的最好：“在天灾人祸面前，天塌下来先砸死个儿小的。”弱势群体无疑是整个人间食物链的底端，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受到伤筋动骨的影响。花田君走访了 41 个国家和地区，真是应了陈彦泽的话“去过的国家越多，越觉得澳洲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因为澳洲真的是把国民当人来看待，而并非只是一个个冰冷的纳税工具和在不时拿出来充当执政者的坚强后盾。相反，澳洲人民不是人肉盾牌，而是衣食父母。从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就能略窥究竟。

疫情爆发后，在恐慌情绪的驱使下，部分澳洲人出现了囤积物资的情况。囤货大军如同蝗虫过境，瞬间货架一扫而空。在这种情况下，老弱病残人员就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抢不过年轻人，特别是老年人，他们还是病毒的高危人群。因此，善良的澳洲人为照顾老弱病残人士，在各大超市提出优先 1 小时购物。

Coles, Woolworths, ALDI, IGA 澳洲四大超市发布了联合声明，倡导大家在购物时给老弱病残人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后来，这种对老弱病残人士的支持，也延伸到了医护人员。

三， 公民互助小组

澳洲自从 3 月底之后，开始封国，后来墨尔本的二次疫情更是闹得沸反盈天，导致澳洲的疫情绵延不绝，直到现在都不可掉以轻心，无论是海外归来的澳洲人还是从疫区回到各自州府的回乡人，14 天的隔离都是不能轻废的。现在，在脸书上搜索“Coronavirus outreach”就会出现很多互助小组，如果你想要帮助别人，或者需要别人的帮助，都可以加入这些小组！这些小组按区域划分，现在已经有非常多成员了。

Di Kilsby 就是其中的一个好心人，

她的邻居们多是老年人，部分人还有残疾。这些邻居们平日里生活就非常不便，如今疫情爆发，部分公共设施停摆，更加不方便了。于是 Di Kilsby 便和所有邻居拉了一个群聊小组，每天做饭的时候就会告诉大家，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因为她是希腊后裔，所以擅长各种腌制橄榄等“榨菜”，于是她不惧病毒威胁，连续多日奔走各大超市，回家制作各种腌菜，无偿送给邻居们。她幸福的表示：“让我们互相照顾，看看别人是否生病，是否需要帮助，这是一种很温暖的事情，你可以拥有很多珠宝，黄金，金钱，但如果没有可以联系的人，没有朋友，那么你就一无所有。上帝爱我们，而我们

更要爱身边每一个人，上帝的爱需要我们来传递。”

如今乱花渐欲迷人眼，只有在澳洲切身体会，才能感同身受当地的人情冷暖，体会澳洲社会的春色葳蕤。声音聒噪太久，不能迷了我们的真实本心。我们可以持有各种不同的角度立场，可以有五花八门的多元思想，唯一不可理喻的，便是一群“霸占本地福利，却对北极朝廷谢主隆恩”的双面人。那么，请你做出你神圣的选择：要么闭嘴，要么离开。

-----2022 年 3 月 5 日晨于
澳洲忘言草舍



道别

花田君

我默默的向故乡道别，
从此，它再不是我灵魂的所在。

不必在乎是白雪皑皑，

还是春暖花开；

不必在乎是灯红酒绿

还是琼楼玉宇。

总之，故乡只是心中隐隐的伤痛，

只是梦里久久的回旋，

只是纸上浅浅的诗句，

只是唇间默默的呼唤。

但是，万里终须一别，

在故乡张灯结彩的季节，

在他乡秋雨瑟瑟的寒夜。

因为，

故乡再也没有你了，

从此故乡终于成为远方。

而远方不再有爱情，

远方只有沉重的歌唱。

忘记吧，

曾经不切实际的幻梦与理想，

不过我已分不清我是沉醉还是苏醒，

只能轻轻默念你的名字，

伴随着，

当初为你填写的抒情的歌词。
窗前凌乱着我慌张的影子，
镜中寥落着我斑白的发丝，
早知道回忆是这么放肆，
何必用义无反顾的当初，
换来无语凝噎的如此。
其实，万里终须一别，
在故乡安之若素的季节，
在他乡不知所措的寒夜。

你终于不再出现于我的日记，
不必再为惨淡经营而涂脂抹粉，
不必再为形同陌路而粉饰太平。

不必刻意用华丽的辞藻
来抚慰多愁的心灵；
不必着眼于煽情的文字，
来掩盖虚无的感情。
其实内心一遍遍的挣扎与告解，
一次次的退缩与前行，
随乱的涂鸦禁不住曾经的赤诚，
浪漫的空想抵不住现实的无情。

日记里的一纸空文，
两年来的无疾而终。

诚然，万里终须一别，
在故乡砥砺前行季节，
在他乡怅然若失的前夜。

我的生命属于星辰大海，

我并不属于这个丧乱的世界。
我不要再为人类而悲悯，
不要再为天堂而纠结。
我属于西西里岛的仙葩，
我属于哈施塔特的残雪；
我采撷波罗的海的温柔，
我醉卧什维林堡的原野。
就让维纳斯从我的灵魂中飞走吧，
从此，你不再是悬在我窗外的明月，
而是一首如歌的行板，
流淌在记忆的幽穴，
我们在错位的时空里风雨兼程，
从再无重合的幸福中往事如烟。
确实，万里终须一别，
在故乡风华正茂的季节，
在他乡遥相祝福的前夜。

———2022年2月15日元宵节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那清冽的奶香

连健龄

今晚的夜色有点诡异。一片乌云遮住了银盘似的月亮，刚才还宛如白昼的龙津河两岸，瞬间隐没在黑色的夜幕中。

在龙津河南岸的田边小路上，拐二拄着木拐，一瘸一拐地走着，木拐撞击黄泥土路面，发出有节律的“扑扑”声。

一聋二哑三瘸，是六十年代乡村人群的标准配置。拐二在家排行第二，四岁时因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落下了残疾，他爸请木工师傅给他做了一支木拐杖。十年来，木拐杖伴随着他身高的增长而加长。从小学到初中，他拄着拐杖上学，同学们给他取个外号：拐二。

拐二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在语文课堂上，老师点名让他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他演唱得字正腔圆，配上唯妙唯俏的表情，颇有几分李玉和的韵味。同大队(村)的铁头、黑狗和小石头等小伙伴，把他当成孩子王。有一次，他们一帮小伙伴去龙津河对岸的大队果园，偷摘鹰嘴桃尝鲜。他让小伙伴在一侧埋伏好，自己从另一侧大摇大摆地拐进果园，吸引看园人警惕地跟着他。他一边在果树下兜兜转转，一边对看园人说，我进来参观参观，看看今年的桃子长得怎么样了，不犯法吧？等他慢吞吞地走出果园。小伙伴们早已得手。

今晚，拐二盯着小路前方几个小伙伴的身影，不远不近地悄悄尾随着。

他们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呢？拐二猜不透。傍晚时分，在晒谷坪边的

老樟树下，铁头，黑狗，小石头等几个人在交头接耳商议着什么事，拐二猜测又在商量什么活动了，于是走过去询问，小伙伴们异口同声地说着没事，没事，四散回家了。拐二回家，匆匆吃过晚饭，来到一个巷子口，眼睛盯着远处的老樟树。天刚断黑，铁头，黑狗，小石头等六个小伙伴陆续来到樟树下。一会儿，一群人离开村口，走上浮桥，往龙津河南岸走去。待他们走远了，拐二转出巷子，远远地跟着。

此时，浓云依旧遮着月亮，大地黑漆漆一片。铁头等小伙伴们的身影隐没在夜色中，小路前方虎头岩的山脚下，一座座工棚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拐二知道，那是龙(岩)一坎(市)铁路工程建设者的驻地。

几个月前，虎头岩下临时修建了二十多座工棚，数百人的铁路工程建设队伍驻扎在这里，修建一条穿山隧道。工地上竖着“苦战一百天，凿通虎头岩”的巨幅红色标语牌。县广播站几乎天天播报有关新闻。其中，由十几位年轻姑娘组成的铁姑娘突击队，被誉为“虎头岩下英雄花”，通过全县有线广播喇叭，她们的光辉事迹，传遍千家万户。

漆黑的乡间小路上，拐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路。透着灯光的工棚越来越近，拐二心里感觉到隐隐约约的不安。昨天，铁头愤愤地向拐二等小伙伴们说了一件事：上个星期天，他同堂哥去后山煤矿挑煤丸子，途经虎头岩建筑工地，看见小路边不远处的工地上，放着一顶麦秆编成的大草帽，草帽上印着鲜红的火车头标志，漂亮极了。铁头一

时心动，放下肩上的担子，走过去将头上戴的竹凉笠摘下来，换上了草帽，戴在头上。正准备疾步离开，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喝住了他，这姑娘穿着蓝色的铁路制服，制服胸口上印着红色的火车头标志。她跑过来一把抢过草帽，还训斥了铁头几句。脾气暴躁的铁头自知理亏，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悻悻地走了。

望着前面的工地，想着铁头的事，拐二心中掠过一个念头：难道他们要去偷草帽？如果被抓住了，安上破坏国家铁路工程建设的罪名，可比上山乱砍滥伐树木严重多了，如果家庭成分不好，再被定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那就惨了。不行，必须追上去阻止他们。想到这里，拐二快速挥动木拐，一步一颠地往前小跑。

有两座工棚孤零零地建在小路旁，与其他工棚群离得较远。拐二赶到离这两座工棚一百来米的时候，听见工棚那边传来一阵鬼哭狼嚎似的怪叫声，听到这些小伙伴发出的怪叫声，拐二感到纳闷，急匆匆地往前赶，想看个究竟。

突然，一座工棚的门打开了，十来条人影从工棚里冲了出来，并传来姑娘们的声音：抓牛鬼蛇神，别让坏蛋跑啦！

拐二怔在原地，只见几个人影迅速地往回跑，正是铁头他们。黑暗中，小伙伴们发现了拐二，铁头焦急地大喊：“你怎么也来啦？快跑，快跑，别被抓住啦！”

“你们跑吧，我断后！”腿脚不便的拐二冷静地喊道。

小伙伴们像山坡上落下的滚石一样，飞快地往回跑。拐二则静静地站在原地。

不一会儿，几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柱定在他身上，一群手拿铁锹、扁

担的姑娘们围了上来，看见拐二，虽略显惊讶，还是把他押回工棚。

这两间工棚，远离其它工棚，专门拨给铁姑娘队使用。一间大的是姑娘们的寝室，小的是工具房，也作政治学习之用。房中央摆一张木桌，四周几条长条板凳。

拐二被押进工具房，面对桌子站着。姑娘们有的坐在长条凳上，有的站在四周。

一位长辫子圆脸的姑娘对着坐在中间的一位姑娘说：“队长，其他人都跑了，就抓住这个瘸子。”

队长剪着齐耳根短发，皮肤略显黝黑，五官匀称，刘海下两道浓黑的弯眉，似乎透出无形的威严。

“说吧。今晚为什么到我们工地来捣乱？”队长上下打量了拐二一番，用平静的语调问道。

“我没有来捣乱。我刚刚走到这里，就被你们抓住了。”拐二望着队长细长而弯曲的眉毛，也用平静的语调回答。

“还想狡辩？你们在工棚外装神弄鬼，想吓唬我们。告诉你，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铁姑娘，还会怕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小伎俩。”

“我们铁姑娘浑身是胆。没想到抓到你这个拐脚的牛鬼蛇神。铁证如山，不容你狡辩！”几位姑娘七嘴八舌地喝道。

见姑娘们不信，拐二就将晚上尾随小伙伴们来到虎头岩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姑娘们静静地听着，都不说话。队长轻扬着眉毛，用信任的口气说道：“我相信你的话，你是无辜的。你把那几个装神弄鬼的人的名字告诉我，我明天告诉你们大队。”

“我不能说。”想起前段时间看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拐二大义凛然的回答：“他们是我的好伙伴。我不会出卖他们。我要当李玉和，绝不作叛徒王连举！”

“哼！就凭你这个瘸子，还想当英雄？明天把你押到工程指挥部去开批斗会，看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长辫子姑娘气得脸色通红。

“我瘸子怎么啦？”从小因瘸腿受尽讥笑和白眼的拐二，骤然义愤填膺：“我身残志坚照样干革命！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朱毛红军三打龙岩城时，我就参加红军队伍，爬雪山，过草地，解放全中国！”

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把姑娘们镇住了，一时无言以对。

“说的好！有点英雄气概。”队长打破了沉默，话语中带着赞许之意。

“不过，”队长接着说道：“你的伙伴们到铁路工地来捣乱，你包庇他们，这可不是革命行动哦。”

拐二机灵的脑袋瓜一转，立刻想好了对策。他把前几天铁头用竹斗笠“换”草帽的事说了一遍，因被姑娘责骂，今晚回敬一个恶作剧，这应该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吧？

接着，拐二尽情发挥自己的演说技巧，声情并茂地说：“我的小伙伴看见你们铁姑娘队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印着火车头标志的大草帽，英姿飒爽，漂亮极了。他也想要一顶这样的草帽，就像我们大家都喜欢穿解放军的绿军装一样。”

这几句话把姑娘们夸得脸上开了花。拐二松了一口气：看来今晚可以化险为夷了。

队长似乎也被感动了。站起身来，上下打量了拐二一番和蔼地说，你

在这儿等一下。然后开门走向隔壁的工棚。

一会儿，队长回到工具房，手中拿着一顶草帽。

她走到拐二的面前，把草帽递给他：“这顶草帽你带回去，送给你那位伙伴吧。”

接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果，塞进拐二上衣口袋里，柔声说：“这是我姨妈从上海寄来的奶糖，给你尝尝。没事了，你回去吧，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股热流，湧上拐二的胸口，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说不出话来。在讥讽声中长大的他，不愿抬起头，让姑娘们发现他眼眶里饱含的泪水。在他面前，队长隆起的制服胸口上，那红色的火车头标志，渐渐被泪水模糊了。他接过草帽，扣在头上，压低帽檐，转身快速地离开了工棚，生怕眼眶兜不住泪水。

此刻，月亮转出了云层，大地一片霜白。

拐二离开工棚，走上了山间小路，心绪一时难以平复。

没走多远，路边跳出几个人来，挡住了拐二，正是铁头、黑狗、小石子等几位小伙伴。他们聚在这里，正在商议如何营救拐二。

看见拐二头上戴着草帽，铁头欣喜地问道：“你没有被抓住？还弄了一顶草帽。”

铁头想起齐耳短发的队长，匀称的五官中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他模仿队长那平静的语调，轻声说：“这顶草帽是队长送给铁头的。”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小伙们差点惊掉下巴。

然后他默默从口袋里掏出糖果，分给每人一颗。

大伙儿迫不及待地剥开唐果纸，把糖果放进嘴里。

四野一片寂静，大家细细地咂着嘴，一种从未品味过的、淡淡的奶香，在舌尖上弥漫着，慢慢地融化进心里。

那一缕清冽的奶香，成为他少年时代最难忘的记忆。多年后，拐二听说了上海最出名的奶糖品牌——大

白兔。他想，那天晚上的糖果一定是大白兔。

假如不是呢？那它比大白兔奶糖更香甜。

2021年6月30日

写于布里斯班



我的师傅之二

清远山人

年轻时，我曾有过三位师傅，一位是插队时的农民师傅，一位是招工后的工人师傅，还有一位是学笛子的乐器师傅，他们因生活经历，身处环境大相径庭，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也各各不同，所以，人生的轨迹，也是迥然各异……

二，我的乐器师傅

我学乐器较晚，是插队后才开始学的。

我们浙江地处东海前线，当时以战备为主，国家在浙江投资的大型国企极少，插队后招工的机会更是渺茫。插队很苦，当兵是当时脱离农村最好的办法了，听人说，部队来招兵时，如有打篮球或会玩乐器的特长，就有可能被优先特招去，我天生不会打球，就想学些乐器，以期早日跳出“农门”。

我学乐器的师傅，比我大五六岁，和我家是街坊邻居，两家住得很近，所以跟着他学，也很方便。

跟着别人学乐器，现在一般都尊称为老师，但我一直叫他师傅。

师傅对乐器有极高的天赋，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对民乐中的管乐，特别精通，其它的一些乐器，如二胡，高胡，阮，琵琶，口笛，小提琴，他以前都没学过的，但看他借来摆弄没多久，就能像模像样的演奏了。

师傅会演奏多种乐器，但尤以竹笛，最为擅长。

师傅说，乐器是相通的，一通就会百通。但我的左手天生不会抖腕揉

弦，所以无法学习二胡、小提琴类的拉弦乐器，只能跟着师傅学笛子。

师傅为人性格开朗，幽默健谈，情商很高，所以人缘特别好，到哪儿都能和人把关系搞得很好。

他喜爱乐器，经常到杭城的浙江歌舞团去玩，向乐师们请教演奏技艺，时间长了，浙歌民乐团的专业演奏家们，大都成了他的好朋友。那时浙歌民乐团的水平，在全国排位是很靠前的。

苏州的民族乐器厂，是当时全国生产民族乐器最顶尖的厂家，据说厂里做的竹笛，都是专业演奏级的笛子，一般不对外商业销售，只为省级以上的歌舞团，民乐团，专业演奏员们定制的，价钱也很贵。厂里几位做笛子的师傅，先做前几道工序，一支笛子做好后，最后有一关是整修、校音，厂里只有一位大师级的技术权威把关，他对笛子先整修，再边校音边修音孔，根据音的高低，用利刃在音孔内修刮，正音。

师傅通过浙歌的乐师朋友的关系，经常去苏州民乐厂玩，慢慢的和那位大师成了莫逆之交，师傅后来用的笛子，都是那位大师专门给他做的，档次很高。他每次去苏州民乐厂，还会带些很高档的专业演奏级笛膜回来，是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的那种，他经常会分几张给我们用，那笛膜音色确实是特别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海的笛子大师俞逊发研制出了口笛，稍后，作曲家白诚仁专为俞逊发的口笛谱写了个独奏曲，叫《苗岭的早晨》，文革过来的人都应听过这曲子的。曲子一开始，口笛模仿出各种鸟儿的鸣叫声，森林在晨曦中缓缓醒来

了，大自然发出了各种声响，继而，口笛表现出了苗家姑娘、小伙欢歌曼舞的欢乐场景，是一首很热烈欢快的曲子。

师傅有次从苏州回来，那位大师送给了他一支档次很高的口笛。口笛很短，没几个孔，好多音阶全靠大拇指按住两边的竹筒口，用两个拇指开合竹洞口大小的程度，来定音阶的，掌握起来难度非常大。

师傅刚拿来时，连音阶都不清楚，我们看着他从一点都不会，到把口笛练了出来，也没用多久，最多一两个月吧，后来竟能把《苗岭的早晨》这首名曲，唯妙唯肖的吹奏了下来，模仿的那些鸟儿的鸣叫声，和收音机中俞逊发演奏的也差不多了，很神奇。

他以前没弹过琵琶，有次他隔壁邻居家来了位上海客人，来菱湖亲戚家小住了十多天，那上海客人有七十多岁的年龄，听他说，三四十年代，他曾是上海明月歌舞剧社的专业乐师，《国歌》的作者聶耳，也曾是他们明月歌舞剧社的。他来菱时随身带了把琵琶，消闲时会弹几曲，我师傅就向他学习琵琶演奏技巧，学了十多天，有点入门后，乐师回沪去了，师傅去借了把琵琶来练，看他也没用多久，就会弹些独奏曲了。

师傅虽然各种乐器演奏水平都很高，但终因家庭成份不好，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是进不了专业的文艺团体的。

笛子分南北两派，北派以梆笛为主，音色高亢明亮，南派以曲笛为主，音色圆润流畅。

浙歌的赵松庭是南派曲笛的代表人物，人称“江南笛王”，他的徒弟，现浙歌民乐团的团长蒋国基，也是中国曲笛大师，我师傅那时经常去浙

歌玩，与两位大师都很熟悉，经常向他们请教。

蒋国基于 1975 年创作了一首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笛子独奏曲《水乡船歌》，描写蚕花姑娘采摘桑叶后，唱着民歌，驾舟归来的情景，引子部份需用到 C 大调曲笛来演奏，才能表现船儿行驶在江南水乡，桨橹拨动水面，产生的阵阵波浪声。我师傅特别喜欢吹奏这首曲子。我入门后，师傅也借了一支 C 大调的曲笛给我，让我也跟着学，C 大调曲笛的笛身长，管径粗，吹奏时很费气，练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也能吹下来了。

师傅要求很严，刚跟他入门学习时，正值冬天，他让我每天清晨四点多，就要上他家去叫他，一起到菱湖中学的老教学楼去练笛子，菱中的老教学楼朝南面对着空旷的郊外，两旁边也没有住户人家，清早在那练笛子，不会吵到别人家休息。

天还没亮，师徒两个人就站在教学楼二楼的外走廊上，对着寒风练运气，师傅说，学吹奏乐，练运气最重要，是基础，一定要打扎实了才行，才能练其它技巧，让我用腹式呼吸运气，一口气只能吹一个长音，发出的音，要从强到弱，从弱到强，或是要一口气从头吹到尾，保持很平稳的长气息，让我每天晨练运气两小时，只吹一个音，他自己在边上也练运气，他有时也练练吐音和其它的技巧。

清远山人

练了几个月运气后，就跟着师傅学习各种技巧，前后又学了几年，也能把当时最流行的《扬鞭催马送粮忙》，《牧民新歌》等独奏曲都吹下来了，参加了农村的毛宣队，能登台演出了，招兵体检，也在超龄前连续合格了两年，但终因当兵名额太少，队干部亲朋家都不够分，

连来带兵干部的面都没见上，这兵自也没能当成。

幸亏那时跟着师傅定定心心的专门练了几个月的运气，打了些基础，后来学长笛和葫芦丝时，过渡得就比较轻松些了。

平时师傅还会给我们吹吹口琴，调剂一下，他口琴也是吹得极好。我以前自学过口琴的，但师傅听了后，要我必须重新开始学，要从学复式吹奏法开始，在他的指导下，口琴也有了不小长进。

师傅天性是搞文艺的，生活中常带有浪漫的色彩。

老家菱湖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小桥流水人家，夏日的傍晚，他会想法去借条船来，找几位喜欢乐器的朋友，带上各种乐器，大家边演奏，小船边行驶，在习习的晚风中，泛舟河上，从小西栅缓缓驶出，经龙溪港边的轮船码头，拐进西湖港，直到北栅星桥头，再慢慢折回，船上的乐曲声，随着晚风，飘向河的

两岸，岸边的行人和在河边乘凉的人，听到乐曲声，每每会拍手鼓掌，大声叫好。

菱湖的镇北面，有座大型三孔石拱桥，叫安澜桥，安澜桥跨度很长，孔径也很大，有次我们把船划到了桥拱下，发现在桥拱内演奏时，声波在环形的桥拱内和水面上回旋，会产生出奇妙的回响声，类似于现在的混响效果，演奏出来的音乐，听来感觉特别的美妙，由是，只要能借到船，师傅就总想要到桥下去演奏几曲了。

师傅虽天性文艺，但为人正直，做事硬气，是条硬汉子，在改开前夕，因了某些事，为不连累他人，而英年早逝。转眼就是四十多年了，师傅那时要是能顶过这一关，改开后，消除了唯成份论，以他的天赋和能力，在国内器乐界，应是能闯出一片天地，做出一番事业来的，现在想来，真正是可惜了。

记于壬寅年初春



知青岁月杂忆

清远山人

看到老家群发的合影照里，有一位很熟悉的朋友，一下想起了几十年前，在湖州下昂公社插队的事了。

朋友和我是同年伴子，也是同一年插队到湖州的下昂公社，他的知青屋，就在下昂镇的西边，走去要经过下昂水产站、供销收购站，那里有条大河，河边有摆渡船口，出个两分洋钿，摆个渡过河，向西再走不远，就到他的知青屋了。

公社开知青会时，我经常到他那儿去白相(吴方言玩)，一道烧饭吃，经过供销社收购站时，会进去看看有没有刚收上来的小羊羔。

湖州产的湖羊，是湖州四宝之一(其余三宝为湖笔，湖丝，湖镜)，生下来的羊羔皮毛很值铜钿，被称为“软宝石”，那剥好皮的羊羔肉，只卖两角洋钿一只，上海西郊动物园会开了汽艇，到菱湖周边的各乡镇供销社收了去，喂老虎，狮子等食肉动物，我们有时碰巧看到，会买个一两只，买了烧烧当个荤菜了。现在的人会说：“羊羔美酒，赞啊！”，其实，刚生下来，还没有吃过羊奶的小羊，(生小羊时农民会候在母羊边，不让吃奶，说羊羔一吃奶，羊皮质量就很差，收购价会少一大半了)。那羊羔的肉很嫩，没有咬嚼(菱湖话，没有嚼劲的意思)，羊肉的鲜香味也远远不足，勿好吃，在那个不大能

吃到荤腥的年代，只是解解饿食(馋)虫而已了。

朋友也时常到我插队的射村莲花荡来白相，射村在下昂公社最南首，靠近锦山公社，再过去就是德清县了，从朋友那边过来，水乡没有汽车，只好走路，要走一个多钟头。插队时，孤寂难耐，知青间经常会相互走动白相相。

朋友人好，心也好，他的夫人是插队村里的农家姑娘。在当时的二元结构社会里，男知青和农家姑娘相恋，会产生很多的现实问题，所以遭到了家里强烈的反对，遇到了重重阻力，朋友的乡村爱情故事，跌宕起伏，惊天泣神，坚贞不渝，后终成了眷属，令人敬佩，真值得大书特书的！

他父亲和母亲以前都是嵊县越剧团的，浙江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越剧文化很兴盛。他父亲应该是三年灾害时，剧团被遣散，携妻返乡的。

他母亲是上八府口音(浙江以钱塘江为界，江北的杭加湖三个府，称下三府，江南的严绍甬台温处婺衢八个府，称上八府)，是在剧团管舞美和服饰的，长得很温润、知性，很有气质。他父亲是剧团乐队的乐师，胖乎乎的圆脸上，见人就带着微笑，很儒雅亲和，没有那种艺术家特有的冷傲。他的乐理知识很扎实，会侍弄很多种民乐器，那个班鼓，敲

得尤其是好，在小镇上的文娱圈子里，也算得上是个名人了。

文革时，到处时兴演样板戏，小镇上也不例外，各单位排戏、演出都争相要请他去敲班鼓，有他在，一台戏，就算是有着落了。

一个戏班子，不管是京剧，越剧，湖剧，或者是其它的什么剧，这个班鼓，就是灵魂了，就像在西洋乐队里，大家都要看牢指挥手中的指挥棒一样。戏班子里是后台乐器未响，班鼓声音先起，乐队里的锣鼓家什和乐器，都要跟牢班鼓师的节奏，轻重缓急的展开来，大幕才能徐徐拉开。一台戏，班鼓师的要从头敲到尾，也是蛮吃力的。

在戏班子里，除了乐队要听牢、跟牢班鼓师，还有那些演员，也不管你是多么大牌的大佬，到了台上，一样要乖乖的听从班鼓师的指挥，叫你走，就得走，叫你停，就得停下来。

听人家讲，有的演员有时和班鼓师弗和顺(不睦)，上台后开走台步了，那班鼓就会一直在那笃笃笃，笃笃笃的敲，就是停不下来，演员只好迈着台步，绕着舞台旋盘头，旋啊旋，旋到乌头晕啊要旋出来。下趟再看到班鼓师，就晓得要规规矩矩，恭恭敬敬了。

他父亲收藏了很多古乐理书籍，记得有一次上他家玩，在一大堆古书中，翻到了一本清末民初出的，用

绵纸折页竖排(古时的绵纸薄，只能单面印刷，对折装订)、介绍古乐理宫商谱、工尺谱的书，才知晓在五线谱，简谱进来以前，我们华夏是怎么样用宫商谱、工尺谱来记录乐曲的，古谱古乐理难懂，借来看了一年多，对宫商谱、工尺谱才稍许有了点了解。

前几年联系上了朋友，知晓他两口子退休后，女儿在湖州城里工作，他们就菱湖，湖州两边跑跑，日脚过得也蛮安耽(悠闲)。现在闲来无事，喜欢斗斗蚰子白相相(斗蟋蟀玩)，在古镇上的蚰子圈里，也算有点小名气了。正好我有一批苏州陆墓出的蚰子盆，大大小小约有二十来个，还有些水碟(蚰子喝水专用)，是八十年代末，在上海城隍庙文玩市场买的，买来白相了几年，后来一直闲放着，也有三十多年了，早已退了火气。来儿子这边前，托人转送给了朋友，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这些事情，想起来，一桩桩，好像勒(在)眼睛面前一样，眼睛一眨，就是四十多年前了，辰光过得真快啊！

记于壬寅年正月

味道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

二雷子

啧啧嘴巴，一直想写有关于味道的一些文字，总觉得应该把周围的环境调成某种色调，才能激发出灵感，可又在一切都安顿好以后，发现一个字儿都蹦不出来……原来，当味道并联上了思绪、情感、怀念或记忆的时候，味道就成了关于灵魂升华的一种体验，它总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你以为要等时机成熟，可万事是具备了，嵌入骨髓里的味儿却不对了……

蛋炒饭

我总想饿上孩子一顿，然后在一个人头顶飘着几朵乌云的傍晚，坐在峡谷间，听着潺潺溪水，炒一锅饭、蛋、盐的蛋炒饭。再在小甲跃跃欲试正准备狼吞虎咽的时候，告诉他：“等等，我要撒上一抹葱花”。这是一种仪式，是对曾经最大欢喜的一种怀念。就像蛋炒饭也会微笑一样，撒上葱花的喜悦意味着——发自肺腑。

男士香水

某一个人头攒动的夜晚，我站在人群中，远远就闻到了一种味道，是那种能让荷尔蒙苏醒，能让心潮澎湃的味道。我闭起眼睛，仰起头，听着圣诞节燃放的烟火声，猜想着：

你该离我不远吧。而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单身女孩……

眼泪

于洪林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她为什么在流眼泪。我很惊讶！惊讶于——原来哭还可以这么高级，这么深沉！如此默不作声地流泪，给情感的表达赋予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她一定是特别的难过，比我嚎啕大哭难过一百倍。

于是，我也在哭的时候，学着不动声色，让眼泪流进嘴角，可心里雀跃地翻腾着：“嘿嘿，眼泪是咸的”。那时候，我大概十岁。

牛筋面

高中那会，学校边上有一家叫长青的面馆。面馆里面有两间包房，门上的布帘只遮挡着一半的门。大碗面五块，小碗三块五。我和几小米常常两个人吃一碗面，一碗面吃一个中午。也不是因为吃面要用多么久的时间，主要是校长、老师和几个教导主任常常坐在大厅里推杯换盏，我俩躲在半敞开式的小间里，生怕早恋被发现了，全校通报批评……长青面馆里蒸腾，像极了青春期分泌的某种激素，粘稠也晶莹。

撞棺

我以为是什么好事儿，让整个村子的人都躁动起来。走啊！去看热闹啊！然后，我捂着鼻子，费了很大力气挤进过像豆包一样粘在一起的人群，站在最前面，矮小的个子，只能让我看见又高又大的棺材停两个马扎上面，蒙着白布，然后是四五个头披白布的人围着棺材哭嚎，声嘶力竭！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觉得难过，只觉得恐怖。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披麻戴孝，也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亡的味道，我只知道它叫福尔马林。

狗窝

飞机落地，迎面袭来的是澳大利亚的味道。确切的说，我并不知道悉尼、墨尔本或者布里斯班这些城市的气味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我到的地方，我就可以“一叶障目”，它就可全权代表整个澳洲。

那种味道让人感觉有些闷、热，像走进了某种动物的窝。它只有在落地的一瞬间特别明显，等到车从 88 号高速口一出来，渐渐地，它就消失了.....也许不是那种味道消失了，而是我融入了。

几次回国，几次归来，几经磨炼与沉浮，再闻到那种气味之后，我开始觉得心安了.....我想，可能是狗窝吧！（有句老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

纪梵希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恍然发现，姐那次喝咖啡送给我的洗面奶，原来是纪梵希的。我一向

对品牌麻木，除了几个逼不得已而知道的品牌以外，真正优雅高贵的品牌，所知甚少.....纪梵希对别人来说，或许有着品牌的含义和价值，而对于土老冒的我来说，闻到味道的那一瞬间，我只把它定义为——姐送的，全是诠释女人的味道。

这点来看，最懂赫本的纪梵希，把赫本变成了女人，把像姐这样的女人都变成了赫本。

鸟鸣

你见过成千上万只鸟同时归巢吗？或许也不是归巢，它们可能也在某一天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履行一种职责或者崇拜。用鸣叫与穿梭的方式，黑压压的，在那些高高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念着它们的经文。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能想起马大夫说的话，她说：一见太阳落山就想我.....出来生活这么久，我终于也成熟到知道想家了。

我一听见那些鸟叫，就想起初来澳洲的心情。它们归巢，我也想回家。后来，我也分不出来，我的家到底算是在哪了？

它们一直念它们的经，我就一直感慨岁月。不知道——它们还是不是十几年前同一批我听着念经的鸟儿。它们的经文，我懂一些。

鞋子

刚工作那会儿，商场里看见一双自己喜欢的鞋子，超过我工资的一半，贵得舍不得，反反复复去欣赏了三次，每一次都摩拳擦掌。那双鞋子的味道，在反复的抚摸中，也嵌入了大脑。总在喜欢某样东西而纠结得到与失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弹跳出来。

它总在提醒我，珍惜“渴望拥有”的这种感觉，因为终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些能轻而易举地就操控你喜怒哀乐的人或物，越来越少.....

生命中该是还有很多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味道吧！它们总能打通人的七窍，留下痕迹。就像疫情之下酒精洗手液的味道、消毒水的味道、甚至是棉签捅进嗓子眼儿的味道.....不过，储存空间有限，不要收纳的太多。

夜又深了，开始有些头痛！就到这里吧！

那么，晚安！

2022年5月8日 1:00AM

读这样的文，你又辛苦了！

天净沙·秋思

紫悦

低云薄雾轻纱。

流水波光晨鸦。

孤舟树影参差。

秋雨犹下，

梦醒人在天涯。

2022年4月30日



故乡的五月

紫悦

故乡的五月
是许多年
最想回家的季节。

五月的故乡
流淌不完的记忆
如春水一般，

在曾以为
花不掉的童年和
走不远的距离的从前。

撕下报纸做的封条，
推开那
陈旧木窗的瞬间，

一缕暖阳
慷慨地
洒在窗台上面。

楼里楼外
穿梭着

玩童嬉戏的笑颜。

春风已驻玉门关。

愿时光

就此停滞不前。

运河岸的嫩柳

摇曳着

少年的日记行行；

大街小巷的桃花

燃烧着

粉红的浪漫点点。

又见新燕

落户在屋檐下

徘徊，呢喃。

湖波中

荡来一只小船，

莫道我一晌贪欢。

莫名的喜悦

在春暖花开中

生长，弥漫。

故乡的五月
真正的春天
就这样步履姗姗。

再远的游子
也走不出
母亲心中的视线。

故乡的五月
是梦幻，是眷恋，
是最曼妙的季节在人间！

2022年4月10日



狗狗杂谈

赵孔南

一、狗是朋友

前些天，几个微信群里都谈到狗的事。今年是金狗之年，多谈点狗狗之事，亦是情理之中。然而，有些朋友用狗來骂人，实属粗俗不雅；而且对于人类的忠实朋友狗狗来说，亦是很不公平的。鉴此，我的心血来潮，想写篇谈狗的杂文，但不知如何下笔才好。

就先谈点对狗的认识吧！早年，我很怕狗，亦讨厌狗，因为狗会吓人咬人。记得刚读小学一年級時，就在学校边上被附近人家养的狗咬过一次。那次，好好的裤子被狗咬破出一个大洞，要知道，一个农村穷人家的孩子好不容易穿上一没有补丁的裤子，却在上学时被狗咬破，该有多心痛呵！同时，小腿都被狗咬得出了不少血，幸好沒有得狂犬病。后来去長山读高級小学時，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山前村一养狗人家的房子前面经过。这户人家养的一只狗很凶狠，每次我们學生经过時，这只狗不是歇斯里底的吼叫，就是会出其不意地跑出來追咬我们。記得有一次，我们三个小学生去上学，狗突然从屋里跑出来追咬我们三个小学生，結果咬到一位同学的裤子，致其摔倒在青石板的路上，撞得头破血流。而我和另一小孩那一整天都是胆战心惊的，上课根本沒有听到老师在讲什么。再就是后来去虹桥中学上初中三年期间，亦

发生了好几次被狗吓得怕得要命的事儿。一次是在一九六四年冬天一个周日下午傍晚時分，我从家里去學校，穿过塔桥村时，有三只狗挡在我这个十多岁小孩的面前汪汪地吼叫，而路上竟然沒有大人经过替我赶狗，只能一个人战战兢兢地慢慢地往前移步，几乎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往前移了百来米的路程。最后总算是狗狗们开了恩，沒有来咬我，还给让了路，才使我得以去学校读书。就由于有这么几次在孩提時代的可怕经历，怕狗和讨厌狗几乎伴随了我几十年的生活。

出国之后，发现在西方国家狗是大多数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所有家庭养的狗都进过狗学校，受过专门的训练，很听话，懂礼貌和有教养。就这样，对狗的认识开始改变，不再惧怕和讨厌了。彻底改变对狗的认识，甚至非常喜欢狗，则是父母晚年养育的一只狗狗的缘故。一九九九年三月，我回国探望父母，在乡下与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四个星期之多。第一天刚到家时，发现老人家养了一只狗。初始，狗一见到我，拼命吼叫，可是母親告诉它，我是少主人，从外国回來，应该好好侍候我。真是奇了，从那以后，狗再也沒有向我吼叫。相反，每天，我一在家里在什么地方站着或坐着，其总是跑过来与我在一起，依偎着粘乎着。使我更为惊奇的是狗狗对我

父親的忠诚和护卫。其时，父親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其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習慣，每天下午五時半吃晚飯，饭后六时左右，要去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与其他老人一起看看电视，听评弹或说书的，九时回家睡觉。我们家的这只狗狗每天必定在六时送老人家去老年活动中心，九时则会准時去接他回家休息睡觉，天天如此，从不缺席。如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呢！还有更令人惊讶的是，那年十月份，我又回去看望父母亲。那天下午，母亲和妹妹在虹桥车站接到我后，一起坐公交车到山前下车，然后步行回家，狗狗好像知道似的，早已在家外面的小河上的小桥边，我们的必经之路等候迎接我们了。看到我那上蹦下跳的亲热劲儿真是难以用什么语言可形容的。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说狗通人性，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可是，零三年回国探望父母时，家里没有了那只狗。原来在其他农村里发生了几次狗咬人导致狂犬病的事件，政府下令不准农家私人养狗。为此，政府还专门组织了打狗队去农村挨家挨户逮狗打狗，不准养狗人家有任何违反之举。母亲告诉我打狗队来家逮狗的情景时，老泪婆娑，喉咙哽咽。打狗队来的那天早上，母亲专门烧了红烧大排去喂它，可是狗已经感到大祸临头，匍匐在地，根本不去碰那红烧大排，双眼眼泪汪汪地看着父母，而年老的父母又是多么的伤心和无奈。就是这样一只可爱而忠诚的狗狗，却因政府的一纸法令受到了凄惨的生命制裁。

在中国文化里，有不少讲述描绘狗的字语和成语。这些字语和成语中只有极少数属于中性和褒义的。中性的词如打狗看主人，藏弓烹狗、打落水狗，斗鸡走狗和飞鹰走狗等。褒义词则如仗义还得屠狗辈，狗吠非主、狗吠不惊，狗吠之警和白云苍狗等，据说褒义的狗字语和成语与狗字的发音有关，狗字发音旺的是褒义词。但是狗的贬义字语和成语是随处可见的，狗恶酒酸、狗苟蝇营、狗急跳墙、狗头军师，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狐朋狗友，走狗，狗腿子等等。这很可能是千百年形成的文化所决定的，狗作为生活中最常见的动物，但在农耕时代，狗既不能像牛一样拉车耕田，也不能像马一样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狗在我们社会里只是起着奴隶的作用，除了看看家门之外，只能是岁桌上的美食而已。广西玉林荔枝狗肉节是最为典型的传统习俗形成的节日。每年夏至这天，豪爽好客的当地民众聚在一起吃新鲜荔枝食狗肉狂欢。此外，在十二生肖中，狗狗的位置仅在猪之前，为倒数第二。

在西方社会则不同，虽然狗亦起着看门保卫我们安全的作用，但是决不可能作为美食来上岁桌的，而更多的是如上所述的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在独身家庭日益增多的西方社会，狗是独身人的最好最忠诚的伴侣，其不仅仅是能消除独身的孤独，给人带来欢乐，而更重要的是使独身人士能保持身体健康。养狗的人必须要天天溜狗，溜狗则是最

好的健身运动之一。同时，狗狗还能够在主人有生命危险时帮助或搭救主人。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代表作《野性的呼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小说中，杰克·伦敦将他的爱犬圣伯纳德与半苏格兰牧羊犬的混血儿别克的特征描写得惟妙惟肖。另外，在现代的电视新闻里亦有很多狗狗救护主人的报道。因而，在西方社会，狗是宠物，时刻与主人相随。自然难以在文化里见到贬义之词语和成语，相反，谈狗的大多是褒义的词。在英语中，有牛肉，羊肉和猪肉，独没有狗肉的词。西方人认为吃狗肉是件可怕的事情，因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在中国的历史上狗的存在已经有数千年的时间了。但在中国传统的狗文化中，狗是丧失独立意志的奴隶，人类只是在利用狗。狗是没有生存权的，主人可以对狗进行生杀予夺。相反，在西方的狗文化中，狗的地位很高，甚至有时比人还要重要。西方的狗文化是建立在人类平等、谦卑精神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拓展到人与狗的平等，人与动物的平等。正是这种文明的狗文化，使得西方的狗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人最忠实的伙伴这一重要位置。

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开放和进步，使之与世界成功对接。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和渗透，国人对于狗的认知正在改变，狗不再是人的奴隶，更不是桌上的食物。最终，

狗是朋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会有很大的提高。

二、狼和狗

写了狗狗是朋友的杂谈，意犹未尽，就想写点狼和狗的事。早在小学读书时，就在课本中读到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故事。故事告诉人们，狼是伤人的野兽，是不会改变本性的。东郭先生救了被猎人打伤几乎要丧命的狼，获救的狼反过来要吃掉东郭先生。因而对狼是不能讲仁慈的。现在，在经几千年发展的汉语中，“东郭先生”和“中山狼”已经成为固定的词语，好像，“东郭先生”专指那些不辨是非而滥施同情心的人，“中山狼”则指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后来读初中时，在伊索寓言选里，读到“狼来了，狼来了”的故事。在一个小村庄里，一个喜欢说谎的放羊娃多次大声叫喊：“狼来了！狼来了，吃我的羊，伤我的人，救命啊！”来欺骗愚弄善良的村民跑来救他。极至狼真的来了，其再次叫喊村民救命时，村民不相信，导致其的羊群都被狼吃掉了，其自己亦差点丢掉性命。这故事说明，常说谎话的人最终伤害的是其自己。再后来在农村种田，意外发现清人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中写有屠夫与狼的故事，就去读了，因是文言体，即使读了，亦不甚完全明白。只知其大意是，二只狼很狡猾，想暗算屠夫，但是禽兽的欺骗手段没有得逞，屠夫及时发现，动手杀了二只狼。

就这样，一打小时候开始，接触到有关狼的知识，都是说狼的坏处，这一野兽是人类的敌人。因而，在汉语中读到的狼的词语和成语都是贬义的，什么狼狈为奸，狼心狗肺，披着羊皮的狼等等。红楼梦中曹雪芹写的“子係中心狼，得志更猖狂”的短对子更是成为好多吵架场合和骂人文章中的拈来语。

如果我们去动物园看到狼，会发现狼的生理形态与狗没有什么区别。按生物学分类，狼和狗可以说是同一种属的犬类动物。可是狼是非常的凶狠和残忍的，对人类有着强烈的敌意，而狗狗是亲人的，对人类很友好。有人开玩笑说，对于英国古代牧羊犬马拉来说，整个世界的人都是它的朋友。这是为什么？带着这个为什么，我去查阅资料，发现普林斯顿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 von Holdt 和她的同事研究了狗和狼的社会行为。她们发现，在相似环境中长大的狗比狼更友善。普遍而论，狗狗会更注重人类，具体表现为对人的依赖性，会更有效地听从人类指示和命令。人们因此将本是同种的动物却用不同语言区分开来：狼和狗。科学家认为，狼和狗在行为上的区别是由于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共同作用所导致。有进化遗传学背景的 Von Holdt 让她对狼和狗的潜在遗传基础产生了怀疑。其认为，狼是基本型的，狗是进化型的，我们的宠物狗是由于基因的变异之故，才变得比狼更友好。Von Holdt 对狗狗基因的关注可不是随随便便地好奇，其和同事花了三年的时间对牧

羊犬马拉做了全基因组分析。她们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有趣的发现：在马拉这种超级友好的狗狗体内，携带了两种称为 GTF2I 和 GTF2IRD1 的变异基因型。人类体内这种基因的缺失会导致威廉斯综合征，特征为具有精灵一般的面部特征，有认知障碍，并且有去爱每个人的倾向。Von Holdt 怀疑狗狗体内的这种基因变异抑制了它们本应有狼那样凶狠残忍的功能，使它们表现出人类患上威廉斯综合征的相似症状。Von Holdt 说：“我们可能在宠物身上培育出了一种行为综合征”。这种行为综合症是进化上的一个迷人的问题，至少在一万年前从狼进化而来，从而使狗不仅会摇着尾巴，对着我们笑脸相迎。而且还会帮助我们寻找食物，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

在美国有几组犬类行为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迷人的问题。他们研究小到吉娃娃大到獒犬来了解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怎样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von Holdt 她们比较分析了狗和狼的基因组，发现狗狗在接受驯养时其体内的 WBSCR17 基因产生变异，而狼的 WBSCR17 基因没有发生变异，其结果发表在科学界的顶尖杂志《自然》上。由于这一基因的变异，狗狗们做任何事时都会眷顾着人类，看人的脸色去做事。因而，在科学家们设计的狗和狼的找食物的几场比试中，只要人在现场，狗狗必输无疑。新的研究还发现，狗体内除了 WBSCR17 基因变异外，该基因邻近的两个基因 GTF2I 和 GTF2IRD1 亦

发生变异。这一部位的基因组的变异会有助于将狼变成热爱人类的狗。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在思考和自我发问。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人类社会芸芸众生中有的人亦是像狼一样凶残狠毒贪婪。魔王希特勒就是最为凶残狠毒的，其政变上台后，要杀尽灭绝犹太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二次世界大战，致数千万生灵涂炭。近来在读卡纳基的一本书，读到杀人凶手克罗勒竟然为其自己滥杀无辜称道。还有在我们中国社会转型时，那些肆无忌惮掠夺人民财富的权贵们和不择手段贪得无厌的贪官们，为什么没有一点良心的不安和谴责？相反，手无缚鸡之力且身无分文的修女特蕾莎却为贫穷的劳苦大众奉献一生。这难道亦是遗传基因在作祟？假如伦理学上通得

过，各方面环境条件的许可，我真想去做点坏人和好人的基因组分析研究，或许可发现一点什么一组或几组基因在控制人类的凶残狠毒贪婪的性状特点。了解这些基因的特点和功能之后，我们是否亦可以异想天开去地改变这些基因，诱发变异，使其不再有对人的凶残狠毒和贪婪的性状。当然，这只是痴人梦想而已。如果真能如此，天下就会大同，没有战争残杀，没有财富掠夺；人们平等睦相处，共同富裕。那个时候，地球才是真正的人类生存的天堂乐园。

澳洲布里斯班, 二〇一八年二月



文物級的兒時回憶 3

-- 回到上海

洪丕柱

中國的所謂“解放”對我們家庭來說是災難性的：人是逃出來了，可是先父整個書房所有書架上數以千計的中外書籍，有線裝的、有他從法國跨洋帶回來的、還有他收藏的書畫碑帖，還有筆墨紙硯文房四寶等，聽鄉下出來的人說，都被農民用竹籬挑到院子裡放火燒掉，讓先父心疼萬分。我們作為行李只帶出來兩大皮箱的各種書籍，還有他在大學辦公室裡保存下來的一些書籍等，大約僅有數百冊。

先父原來教書並任系主任的大學隨著解放戰爭已經關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失業在家。祖父傳下的我們以前在上海的房產也不復為我家所有。好在他用若干小黃魚（即金條當時在上海的俗稱）頂下了愚園路一座花園洋房的二樓朝東和朝南的兩間房，那棟洋房的最好部位，供全家居住。從這裡我開始了在上海的童年和少年時期。

朝東那間柚木地板的大房間裡放著一個很大的柚木書架，上面是有玻璃門的三層書架，放著先父帶出來的幾百本書，下部是一個更寬的有門的櫃子，裡面也有三層，可以放些有軸頭的書畫、碑帖和線裝書之類的東西。大房間裡還有先父的大書桌，我們弟兄三人可同時在這張大書桌上做功課和畫畫—我們都喜歡畫畫：這是愛好藝術的先父的

遺傳。房裡還有一個三門帶落地穿衣鏡的大衣櫃和一張超大的西門子床，床的一邊堆著幾個大柚木箱子，另一邊有先父休息的靠椅。東面牆上有個頂部帶架子的壁爐，冬天我們可在壁爐裡燒煤塊取暖，煤塊燒著後將壁爐門關上，煙就從壁爐後壁的煙囪傳出屋外。這一帶的洋房都帶這樣的煙囪。

朝南的那間房裡的兩邊放著兩張大床，供我們兄弟四人睡，還有一張大五斗櫥，放我們的衣服，加一張大方桌（俗稱八仙桌）和八張骨牌凳，是全家吃飯用的，晚上我們三兄弟和母親每人坐一邊，我們做功課、看書，她備課，共用一盞電燈，既省電又溫馨。先父在另一間房裡他的大書桌做事。我們的房裡還留出地方放一張小床，是寶興睡的。有客人來吃飯時，這張八仙桌也可搬進大房間，大房間中間有足夠的空間。先父對朋友們很好，常請他們來家吃飯。

說到做功課，其實功課對我們實在太簡單了，晚上更多時間我們都安靜地看著書。我們在這個環境下看了很多書。我們學習從來不需父母督促，因為他們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先父的博學是我一輩子及不上的。他四歲時祖母梅氏就親自教他讀《古文觀止》，終生能背；先父說祖母寫得一手好蠅頭小楷；先父

的外祖父梅調鼎按其學生，中國大書法家鄧散木的話來說是晚清第一書法家。可說是家學淵源，先父也寫得一手好字，而家兄作為當代中國大書法家之一實是一種承傳。先父年輕時在上海澄衷中學讀書，澄衷是法國人辦的，學法語，但國文仍是必修課。他的國文極為優秀，在當時全上海中學生國文比賽中榮獲第一，評分者國學大師章炳麟很喜歡，竟收先父做了弟子。後來先父去法國留學，先唸完外交學院，後來發現自己興趣在文學，又進巴黎大學文學院，獲法國文學博士，是該大學第一位亞裔法國文學博士。先父的法文和對西方文化藝術的了解來自多年寄宿在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法國家庭，假期中又遍遊法國和歐洲各國。

先父從大畫家吳湖帆的學生趙叔孺學國畫，很有成就，最近有人發現他的畫作被某地博物館收藏。先父又對金石篆刻感興趣，他邀到家做客吃飯的多是畫家和篆刻家如陳巨來、錢君匋、張守成、潘君諾等，我們弟兄常在邊上伺候，學到很多。我的興趣在外文，所以有英法文教授來家做客時，我就在邊上聽他們用外文交談。

失業在家的時候，先父誦讀很多古詩如黃庭堅、袁枚等詩作來打發時間，他能用正宗的古詩詞吟唱方式來唱它們，現在鮮有人能吟唱古詩詞了；有時他也誦讀法文著作。我同時將先父手邊的幾本中文法國文學史包括他的著作都看完了。

從我家大房間出來，右手是大衛生間，有馬桶和大浴缸，說是二樓

公用的，但基本是我家獨用的，特別是浴缸。二樓除我們家還有兩間房，住著兩位我當時感到很奇怪的又不常見面的女人：朝東那間住著一位灰白頭髮蓬亂的老太，我從來沒看到她走出這座屋子或到其他樓層，只是偶然看到她從她永遠關著的房裡出來倒一個木馬桶，將裡面的糞便等倒進衛生間的馬桶，然後放水沖洗，再將抽水馬桶沖洗乾淨。就是說她有自已的馬桶，所以不到衛生間來用馬桶，也許是潔癖吧，怕公用馬桶不乾淨？後來我知道她是二房東的姐姐，據說有精神病，二房東的女兒有時會給她送煮好的食物。

另一位女人住在我們左面那間朝南房間，我偶爾看到她到衛生間倒一個高腳的大痰盂罐，猜想她是用這個罐大小便的。她長的比較白淨，約四十多歲，抽煙，似乎有些錢，據說以前是堂子裡的（滬語：妓女），解放後當然不做了，租住這個房間。我偶爾看到她出去吃飯、買食品，但從不同人說話，據說她在房裡有個煤油爐煮些東西。

三樓是所謂的假三樓，較小而矮些，住著陳家，好像有兩三間房，朝南有兩扇老虎窗（假三層突出屋頂的窗戶）。他家同我家關係很好。男人叫陳逢明，女的就叫陳師母，我們孩子們就叫他陳家姆媽，這是上海人習慣的叫法。陳先生在銀行工作，陳師母是紗廠女工，當時計件工，她手腳快，據說每月能賺八十多元，所以這家的經濟條件不錯。但據說陳先生曾當過志願軍，在朝鮮凍壞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

常在家病假。他們一共生了六個男孩，我家是四個男孩，前三個同我們年齡相仿，有時一起玩，叫保有、仁有、肖有，後面的小不點兒我都記不得名字了。

陳家雖然收入挺好，但經常前吃後空（滬語：寅吃卯糧；我們將它說成“人吃貓糧”），有時到了月底陳師母就會找家母“調頭寸”（滬語：借錢）。我猜想這是因為陳先生身體不好，他抱著想吃就吃想用就用的生活態度吧，所以經常錢不夠。陳師母長得白白胖胖，面帶笑容，很和氣，人緣不錯，我們去她家找她兒子玩，她總是待我們挺客氣。

底樓朝南的兩大間是二房東住的，朝東一間住著一對小夫妻，早出晚歸，我很少見到他們，也不知他們的名字。二房東叫馮謀堂，拉渣鬍子，很兇惡，看到我們總是瞪著眼睛，因為我們經常要到大花園裡玩，那裡有他種的一些花：薔薇花、鳳仙花、美人蕉、雞冠花等，也不算名花。美人蕉是根塊繁殖的，春天剛長出的卷著的葉子很可愛。馮謀堂怕我們毀壞他的花，叫人在他種花的園子外築起一道比人高的竹籬笆，等於將大花園劃出一大部分變成他的私人花園，這樣我們出大門變成要走過一道的四五米寬幾十米長的走道，走道一邊是隔壁人家花園的高籬笆，一邊是馮謀堂築的那道稍低的籬笆，這一邊還有三棵高大的槐樹，走道中間原來就有一條石板路。

大門由四扇門組成，門上面築有很寬的棚，可供過路人躲雨。裡面有粗大的門栓，很安全。對馮謀堂

私築籬笆將大花園的一大部分變成私人花園的事，母親很生氣，我們是從房主那裡用很多錢頂下房子的，而非普通的租戶，應當有權使用大花園，馮不過是幫房主管房收租的二房東，並非房主。她讓先父跟他說理去。先父是好好先生，說算了算了，免得傷了和氣。

母親後來對我們說，她將來一定要存錢買座帶花園的房子，可以種花。這話我一直記在心。她當時當然不知道中國將來會發生什麼變化。這個夢想直到她晚年來澳洲才由我們為她實現，所以她在我家住時在我的花園裡種了好些花，包括薔薇花和美人蕉，在墨爾本弟弟家住時也一樣，在他的花園裡種了好些月季花。

不久後寶興在一間工廠裡找到一份廚師的工作，便搬了出去，但時常還來看我們，帶給我們一些工廠大飯鍋煮飯時鍋底留下的鍋巴，這些鍋巴用油氽很好吃，脆脆的，母親用油氽鍋巴加蝦仁做成鍋巴蝦仁，這道菜是從錦江飯店學來的，有一次先父帶我們去那裡吃飯，就有這道川菜。以後先父有客人來吃飯，母親就做這道拿手菜，總是博得客人喝彩。若干月後，寶興告訴我們他結婚了，也租了房，我們都為他高興。可想而知他來看我們的機會就很少了，我們都很想念他。母親在多年後還寫了篇文章談我家這位忠實男僕的。

作為中產階級，雖然沒有工作，先父還有些老本可吃，交給別人經營的一間祖傳五金瓷器店的收入不錯；當然我家生活已有點拮据。母

親也沒工作，她原來是教師，因做全職母親不得不放棄工作。為了賺取一些收入，她在花園洋房大門外的街邊擺起了一個炸油墩子的小攤。我們所住洋房的大門外，西邊有間煤炭店，是二房東開的；再過去是間炒貨店，賣油炸花生米、長生果、炒黃豆、五香豆、瓜子、油氽豆瓣等，再過去是間人民銀行。母親的炸油墩子攤生意很不錯，她將蘿蔔絲加些小蝦用濕麵粉拌好，放在一個扁的橢圓型容器裡，放到一大鍋熱油裡炸，炸好的倒在油鍋上面一個鐵絲網架裡，鍋下面由一個煤球爐供熱。炸油墩子的香氣傳到馬路上挺誘人的，特別是天冷的日子，過路人常會停下來買個熱騰騰的油墩子吃，五分錢，挺便宜。我們會在邊上幫忙，母親也會給我們吃一個，這香氣和鮮味我至今記得。

生活雖簡單，母親卻比較開心，她買了架風琴（當時買不起鋼琴），有空時就彈琴唱歌，我們也一起唱，這是我的初期音樂教育，對我們孩子們都有益。長大些後，我和哥哥學會了吹口琴和彈吉他。我的嗓子好，音準樂感也好，初中一年級時居然在全校初中班裡獲得第一名，被上海市少年宮合唱班選中，接受了三年正規的音樂訓練。

不久後母親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間私立小學做老師，記得那間小學叫“江淮南區小學”，在打浦橋那一帶。因為母親愛看書，她的知識面相對於一般小學教師要廣得多，所以她在那家小學教繪畫、音樂、語文和自然，工資也較高，月薪 87 元。我、哥哥和弟弟三人（四弟還在幼

兒園）就在那家小學唸書，當時教師子弟在那學校唸書是免費的。

每天我們一早七點出門，叫一輛三輪車去學校。因為我們每天都要叫車，慢慢就有一輛三輪車到七點就會在我家門口等我們，記得車費是 2 毛 5 分，到那小學路上要費半小時。三輪車進入江蘇路，向南穿過延安西路，進入江蘇路南段，再進入華山路，復興西路直到瑞金二路朝南拐彎進入打浦路，再過去就是蘇北人聚居的棚戶區了，小學就在瑞金二路和棚戶區之間。

從江蘇路南段到瑞金二路是上海最高尚的住宅區之一，包括原法租界的一部分，滬語稱為“上隻角”：馬路兩旁是高級公寓、花園洋房和新式里弄，路邊是濃郁的法國梧桐，環境優美，又非常靜謐，我很喜歡這一帶，因為每天乘三輪車經過，我對它非常熟悉。2017 年回上海我專門抽時間在這一帶步行懷舊，發現上海管理層做了正確的事：沒在這裡建高樓大廈，只是做些修繕粉刷，讓它的寧靜得到保存。

這間學校的學生好些來自棚戶區，不過他們雖窮卻有禮貌，並不吵鬧，樂於幫老師做事。母親很愛他的學生，會將我們穿過的還不錯的衣服送給貧窮學生，有些窮學生不吃早餐就來上學，母親會買些大餅給他們吃。我們三兄弟都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甚至會偶爾在課堂上糾正老師的錯誤。好在那些老師知道我們父親是博士、教授，都不會計較。記得弟弟在三年級時對他班的湯老師讀了錯別字當場給予指正，湯老師回辦公室還講給我母親聽，全無

責怪的意思。不過母親還是告訴我們不要當全班的面這樣做，要顧全老師的面子。我數學好，六年級的算術並不容易，特別是如雞兔同籠之類的應用題，老師就請我做小老師給同學講解如何做。

我們在學校吃午餐。小學沒有食堂，但能提供蒸飯，將老師帶來的飯菜蒸熱。所以如果家裡有剩飯菜，母親會帶去學校吃。當時有一種能將四個圓形鋁質飯盒上下疊在一起用一根柄串起來提著走的器具，就是我們帶飯的器具。否則我們就去學校外的飯店吃飯，那一帶有很多飯店，當時物價很便宜，叫一個菜不過兩三毛錢，我們四人吃午飯一元左右就能打發。記得有一家店賣蓋澆飯，下面是米飯，上面澆以葷素搭配的菜，才兩毛多一盤，母親會點兩盤，一盤我和哥哥吃，另一盤她和弟弟吃；還有一家回族店賣咖喱牛肉湯麵，味道也不錯。反正這一帶的店我們都吃遍了。當時小學老師很受尊敬，如果老師忙，點了菜店裡會送到學校。

回家也是很開心的。母親愛啃骨頭，她會在附近滷食店和糕餅買一包鴨爪雞翅和幾個熱烘烘的芝麻餅等食物，我們乘三輪車回家時一路上大家一起吃，這算是我們的“下午茶”了，因為母親還要做晚餐，吃了些東西我們就不會肚餓了。先父覺得母親要教書又要做飯做家務太累了，所以寶興走後，他曾僱了一名娘姨（滬語：阿姨）減輕母親的負擔。

上海剛解放的頭一兩年，百姓生活還算安定。陳毅剛進上海擔任第

一任市長時說“舞照跳，馬照跑”。先父喜歡跳舞，同母親去舞廳跳了幾次。他也喜歡聽蘇州評彈，常僱一輛三輪車，同母親一起帶我們去當時很有名的靜園書場聽說書。小孩子喜歡聽大書，三國演義、七俠五義之類，我還記得那說大書的叫唐耿良，說小書的是朱雪琴和郭彬卿。不過我們更愛吃那裡小販賣的各種小吃，雞膀鴨爪牛肚片豬耳朵片茶葉蛋什麼的，先父總會買些給我們吃。我們常看到傅雷夫妻倆坐一輛三輪車去靜園書場聽說書。傅雷同先父打扮相似，頭戴法國帽身穿長衫。他們家住江蘇路，離我家不遠，但我從沒看到他們帶孩子去。同是法國留學的，傅雷卻沒有學到法國的教育，他對孩子很兇，打罵是家常便飯。先父有朋友來，他會讓我們在邊上聽；傅雷絕不會讓孩子聽大人交談。法國是平等、自由、博愛思想的發源地，留學法國的先父絕不是光學法文而已，他也帶回了平等思想，在家對孩子平等相待，從沒罵過我們更不用說打了。三樓陳家的孩子保有、仁有告訴我們，他們父母吃螃蟹會吃好幾個，他們只有吃蟹腿的份；而我家吃螃蟹，先父、母親同我們弟兄三人每人都吃一個，也許母親會挑大的給先父吃，但人人有份。先父每次買來蛋糕，都切成六份，每人一份；後來我家窮了，有時只有一個月餅，或一個蘋果，先父也都切成六份，每人一份。

先父也愛看京劇。他會帶全家去靜安寺百樂門劇場看京劇。我們小孩喜歡看武打戲，大花臉寶爾敦、猛張飛等；當然大人更愛聽那些伊

伊啊啊的花旦小生或劉備諸葛亮之類的戲文。若是過年，父母會給我們一些壓歲錢，我們男孩總愛買些木頭的大刀長矛，如果正好看了京劇，我們就會模仿那些武將，身披大浴巾當盔甲，將房裡的大西門子牀當舞台，在牀上演京劇裡看到的武將打仗的戲。先父也不罵我們。

其實我們也很愛玩。不過那時孩子沒什麼好玩的東西，有的“玩具”會讓現在的孩子感到匪夷所思！我們打玻璃彈子，有時玩鬥田雞（青蛙）：兩人面對面使勁吹動自己用紙折疊的田雞使它們跳起來相撞，誰的田雞被撞翻就輸了，他的田雞歸贏者所有。其實這對鍛煉肺活量有好處。還有遊戲棒，抓緊一把各種顏色的遊戲棒將它們撒開來（不同顏色分數不同），然後用手指將棒一根根挑起來，不准碰動別的棒，挑到手的棒按顏色算出分數，分數多者贏。還有一種頂橄欖核的遊戲，對方將他的一粒橄欖核放在水泥地上，你拿自己的橄欖核瞄準那粒橄欖核，放手讓它自然掉落，擊中他的橄欖核算贏，他的橄欖核歸你所有，擊不中就算輸，你的橄欖核歸他。我們最愛玩的是打菱角：用一條繩子將一個菱角一圈圈卷起來然後使勁往地上抽，菱角就會轉動起來，看誰的菱角轉得久，這裡有陀螺的知識。最後是扯鈴，人們可在雜技團看到這個表演：用一條繩子

扯動木製的扯鈴使它轉動，扯鈴會發出響聲。2017年我回上海，在公園裡看到人們還在玩這東西。

1953年3月我六年級時的一天走進老師辦公室，看到全體老師都站在那裡哭，無線電放著國際歌，我感到非常吃驚。後來知道是斯大林死了，中共如喪考妣！那年對我家來說還有件壞事：先父交人經營的那間挺盈利的祖傳五金瓷器店被政府沒收或查封了，罪名是“偷稅漏稅”！因為不是先父經營，他本人沒吃苦頭，但他突然失去了一大經濟來源，全家生活只能靠母親一人！

中共在中國搞的第一次運動所謂“三反五反”運動，名為反偷稅漏稅什麼的，其實是開始搜刮資本家的錢。上海最著名的王康年案，大藥商汪康年因製造假藥罪被槍斃，他的數百萬家產被沒收。一時間很多資本家自殺。陳毅露出殘忍本性，每天問秘書：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指跳樓自殺的資本家）？在學生中動員資本家子弟揭發家長，記得當時有位叫魚珊玲的女生因揭發資本家父親受表揚，成為揭發家長的榜樣。幾年前汪康年案平反，他的罪名完全子虛烏有！三反五反是因為毛澤東的抗美援朝榨空了國庫，中共急需資金！我的童年時代就在運動中結束。

09/05/22 於八里書屋

疫 下

力夫

2019年10月我们一家回国省亲，在国内辗转流连了月余。除了在老家停留的日子，我和阿容带80高龄的母亲游览了都江堰、青城山和古城西安。母亲除有高血压和慢性支气管炎的旧疾，身体尚康健。时间紧凑，母亲游兴未尽。惟嘱母亲保重身体，待来年我们回家再陪她老人家到北京看天安门，爬长城，一尝夙愿。

11月中返澳工作，日子简单平缓。转眼过了圣诞，到了年关。安静祥和的气氛中，2020年1月23日，除夕在即，武汉封城的消息骤然刷屏。事发突然，事态紧急，大城封锁，闻所未闻。疫情在蔓延，世界各地陆续都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报出。人们心情焦虑，惶恐，不安。未曾想远在天边的时疫，转眼也会让身边的物事环境变得岌岌可危。我所在的工厂在澳洲算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约有500来名雇员。除了数名华人同事，基本都是本地员工。老外们悠哉游哉，岁月安闲。不知中国伙计们整天关注国内情势，忧心忡忡。一个具体的情况，工友老G一家回国过年，1月底就要返澳。伙计们不免忧虑的是，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条文未明，老G回来之后是立即上班呢还是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他的年休假用完了，没有收入；正常上班呢，实在说，伙计们同在一个车间干活，心态紧张还是放松，

因人而异，压力或多或少，都是有的。G兄是个有雅量的人，他明白大家的顾虑，所以提前在同事微信群里说，自己和家人会在家里隔离14天，给伙计们吃了颗定心丸。所幸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随后也明确了，海外返澳隔离的人士可以申请两周的生活补贴。事实上工厂后来直接给居家隔离的老G支付了带薪病假。

国内疫情愈见紧急，国际航班管控愈加严格。身边一些回国探亲的熟人朋友们，纷纷想方设法改签高价机票，提前结束休假，绕道返回澳洲。在全澳各地的各种华人社团，也纷纷组织捐款捐物，支援国内的防疫抗疫。我们昆士兰华人作协和昆士兰川渝同乡会都先后组织会员捐款采买防疫物资，辗转运回国内。正是风月同天，同气连枝。天涯地远，心心相息。

时间流逝，疫情如燎原野火漫漶。穹庐之下，没有一块净土可以幸免。国内的疫情在举国的严防死守下，渐渐稳定控制。但整个世界已是狼烟四起。

封国。封州。封城。百业凋敝。民生艰难。澳洲政府慷国家之慨，开仓放赈。凡工作职业受疫情影响者，雇主可以申请相关的企业补助，雇员可以申领到每两周1500澳元的Jobkeeper津贴。我家阿容和女儿及

众多旅游餐饮从业人员都是受惠者。但宽泛的惠民政策也未免笼而统之，让人幽怨。记得财政年终我约时间去办个人退税的时候，在会计师办公室，听闻前面的女士正抱怨，辛苦工作一年，只是一份死工资。而她的一个朋友，夫妻二人平时带孩子不工作领找工津贴（失业救济金），疫情之下，额外还可以申请到 Jobkeeper 津贴，还有什么疫情的职业培训补贴，一下收入是她的两倍。也不知这种操作合不合规，在不在理。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天量的财政赤字都由所有现在和未来的纳税人买单。

我们的工厂也还稳定，布里斯班两次封城，厂里都几乎没有放假。虽然 2020 全年很少加班，但正常的工作时数还是可以保障的。按照政府防疫管控条例，每天上班之前在厂房门口测体温，酒精消毒，回答 4 个问题。过去 14 天有没有海外旅行；有没有去过疫情热点地区；有没有头疼脑热喉咙痛；有没有呼吸困难咳嗽打喷嚏。吧啦吧啦，日复一日，循规蹈矩。幸运的是，疫情肆虐一年多，到我辞工离开工厂之时，都没有听到厂里有人染疫新冠。这是后话。

而在新冠疫情的烽烟滚滚中，悲催的世界哀鸿遍野，令人唏嘘不已。在我们的身边，也不免有一些具体的状况，让人无奈，无语，啼笑皆非。

我的一个同事老 K，身体敦实，伙计们昵称大侠。他去过好几个国家打工，是一个万般谨慎的人。遇事好琢磨，会读心术。疫情以来，整天

提心吊胆，顾虑重重。他把自己保护得特别周到，一个医用口罩之外，再戴一个工厂的 P2 口罩。两个口罩岔色，醒目。老外很少有人戴口罩，大侠也不在乎别人奇怪的注目礼。进厂测体温，非要站在一臂之外，别人伸直手臂，测温枪勉强可以挨到他额头的位置。测温枪抵得越近，他的头拧开得越厉害。每天开小组工作会议的时候，每个人保持 1.5 米的距离站开，他老弟倒好，一个人站在几米之外，谁叫也不过来。我说他太小心了，他说，不瞒你说，他老婆在中餐馆上班，他每天回家和老婆也要保持社交距离。我笑话他，那你和老婆亲热怎么办，都戴着口罩吗？大侠崩溃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事呢！我俩的工位相邻，有一次我有意折过去找他谈谈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天气酷热，两个电焊工都捂得严严实实的，防尘口罩，护目镜，墙上的风扇劲吹。好家伙，可爱的老 K 刚说了两句话，觉得不对劲，一下站到风扇上风口的位置。继续滔滔不绝纵横天下。嘻。咱也不是不担心，就想逗个闷子。这些都是笑话了。时间长了，布里斯班疫情控制平稳，口罩令取消，大家不戴口罩，包括 K 老弟，也不用戴口罩了。

我的一个老乡 H，疫情初起，从国内返澳，在布村家里隔离了两周。他要到西澳工作。疫情瞬息万变。父子俩轮换开车，日夜兼程，在西澳封州之前赶到了珀斯。他儿子小 H 当天乘飞机又返回了布村，然后布村也封城了。一年之后，小 H 同学陪留学生女友回国拜见岳父母，返澳的那一天，航班深夜 11 点抵达

机场。然后，凌晨零点，澳洲又对海外签证关闭国境了。这次幸运是属于女同学的。年中，老乡们参加了年青人的婚礼。两部手机视频直播现场，一个给西澳的老 H 看，一个给远在中国的新娘父母观赏。我家女儿做了伴娘，感动莫名。疫情下的跨国婚礼，让人难忘。

西澳矿业制造业蓬勃发展，我后来也从工作 5 年多的工厂辞工。多年老友在珀斯帮我安顿了工作。因临时决定，女儿想请假陪我开车远行。但 4000 多公里的路途，女娃子开车太辛苦，并且风险难料。阿容当机立断让我坐飞机先到珀斯，车子随后海运到达。这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在我周五抵达珀斯之后，隔天布里斯班疫情又起。周一始，昆士兰过来的人员已经不能入境西澳了。侥幸。

一晃我在珀村已经待了大半年。我在广阔的西澳大利亚各个矿区往复穿梭，游击。德尔塔日益式微。奥密克绒又横扫全球。我打了 3 针疫苗。老母亲在中国打了 3 针疫苗。妻子和女儿打了 3 针疫苗。2022 年 2 月 21 日澳洲国境开放。3 月 3 日西澳边境开放。疫情是一条看不见的锁链。这个世界除了诡谲的疫障飘拂，还有散不尽的战火硝烟。我的母亲腿脚风湿、咳嗽、高血压、右眼白内障。天遥地远，万里关山，什么时候我才能和妻女重返祖国，陪护老母，北京一游，打卡长城呢.....

2022.2.27 草于珀村

2022.5.13. 小酌 珀村



鸟

楚雷

我像一只鸟

在纷乱中飞行

顾首回望

我看见了

弥漫硝烟的天空里

高飞着一只和平鸽

——

透迤远走他乡的人群

眼里噙着泪也在回望

忆起那美好安宁

诗意的往事.....

和平

本身就是一首诗

具有和平精神的人们

就是诗的灵魂

.....



了了简语

楚雷

智者目极千里

愚者蛙步难行

偏端的思维必然产生行为的负能量，
走不出内心的怨愤必然也得不到阳光的倾照。

与其咬噬一口，不如放生片刻。

生活来不及哀叹，只能迈开步子向前走；
寻觅的极处便是一条顾己及人的适中的路。



八千里路云和月

经年鲤

2020年初，我接到先生的电话，当时的他正在厦门，陪伴老母亲观光旅游。他告诉我，一种全新的、传染率很高的病毒，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不得已之下，他只得放弃与家人在春节时的团聚，决定提前结束探亲，尽快返回澳洲。

接下来的日子，人心惶惶。各种关于疫情的新闻，让全世界的民众揪心，也让原本普普通通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出门要戴口罩，见面要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家家户户抢购洗手液、消毒水，曾经热闹非凡的餐馆门庭冷落，旅游业、娱乐业等遭受重创……

我曾经从不觉得这世界的一方有多么遥远，那不过是一张机票、几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所在。然而，从疫情肆虐全球的那时起，即便隔着一条街的州与州的边境，其距离都变得遥不可及。

儿子，在悉尼读大学，因为州际边境的封锁，我们竟有两年之久不能相见。隔三岔五的视频，虽然大家都相互安慰、相互鼓励，但放下电话之后，心里的担忧和思念却愈发浓烈。

我的父母，独自在国内生活，我明白因为疫情的反反复复，他们的生活比之前更加枯燥和不便，但他们从来都只是报喜不报忧。他们甚至

打趣，因为需要智能手机扫健康码，他们也升级了自己的装备，并学会了高科技。我在屏幕的这一端，也和他们一样故作轻松，心里却明白，作为已近八十岁的老人，所有的一切是多么大的挑战。

当年的秋天，我的母亲把我寄存在国内的、不多的物品做了整理，她给我发了个清单，顺带着说了几句话：

“我把你所有的东西做了个整理，现在特意发给你，记得留个底。如今，你们远在澳洲，何时才能回来，无人能知。我和你父亲年事已高，总有一种紧迫感，怕来不及和你交代后事。

家里的小辈们忙碌异常，为了你这些身外之物，去叨扰他们，也实在不好意思。我想，下次你再回来，记得将自己的毕业证带走。即便你现在已经不是医生，那毕竟是你曾经的人生成就的证明。还有你的日记和相片，我偶尔翻看，发现那个时候你的模样，我居然不太记得了。

过不了多久，我和你父亲就要迈入80岁的人生了。我时常想，如果那时候我和你父亲都开始糊涂了，还怎么替你保管这些东西？”

我随意地读着，却越读越难过，直到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在我的印象里，虽然年迈的父母难免被

衰老困扰，他们却始终保有健康、年轻的心态，在生活的种种考验下，始终乐观、开朗，如这般的焦虑从不曾见。想到这里，我觉得心底像是被凿穿了一个小洞，每一下心跳，都有无法抑制的担忧从其中漏出，将整个的我慢慢浸泡。

去年7月，我在院子里忙碌时，不慎跌倒，竟摔断了右肩和右手拇指。当时正值又一波疫情的高峰，按照防疫规定，我只得忍受着病痛，拖着活动不便的身体，一个人住进医院做手术。那份孤独和无助，是我从不曾经历过的。

冬天来临时，我得知了父亲罹患恶性肿瘤的消息，当时他已经做完手术出院。我几乎哆嗦着拨通了视频电话，当看到老父亲苍白、消瘦的面庞时，我忍不住痛哭流涕。

我无法想象，他们两位老人是如何相互搀扶着，拼劲全身力气，在医院里熬过一个又一个揪心的日子。虽然我无数次恳求他们，有事情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他们却总会等到危机过后，轻描淡写，一句带过。

我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却忍不住对他们的心疼。想当初，我为了追求个人的理想，踏上远途，他们始终在远方默默祝福、默默支持，他们是我心底那座从不会熄灭的灯塔，无论我身在何方，都始终为我照亮前程。我一直以为，我虽然做不到时时刻刻承欢二老的膝下，却可以随时奔赴到他们身边，尽心尽孝。

可如今，在疫情肆虐，世界被叫停时，我和父母便是真的无法相聚了。

八千里路云和月，多少人不得不忍受别离之苦！

那天夜里，我久久无法入睡，内心被一种巨大的恐惧所占据。如今的我，虽然也被病痛困扰，但我有家人相伴，生活安逸。可我的父母亲，他们年事已高，却无人照料，怎么去面对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更艰难的时刻呢？

人生，只有失去一直拥有的，才能体会其珍贵。于我，便是尽孝床头的自由。

当身体的疲劳终于让我沉入梦乡时，我的眉头仍旧紧锁，我像是跌进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古怪世界里。我仰头向上望去，一颗深蓝色的星球忽大忽小、忽远忽近，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球。但此时此刻的我，却像是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了一切曾经熟悉的画面，我看到人们自由自在地奔跑，看到人们相互间的拥抱，看到孩子们灿烂的笑容，我也看到了自己的父母，看到他们在向我招手。

我于是也伸出了手臂，想要触摸那咫尺之遥的渴望。我努力地抬手，努力向上触摸，可我的手臂越来越沉，肩膀越来越痛，我的指尖就要接触那美丽世界的真实，却终于失之毫厘。于是，我开始流泪，开始无声地哭泣，我的眼泪并没有从眼眶中流出，却从那头顶上倒置的世界中滴落。像是寒冷的冬雨，并不急促，却将我整个人没顶。

我哭着醒来，四周一片寂静，泪水沾湿了枕头，思念将我紧紧缠绕，令我无法动弹。

“孩子啊，抱歉让你担心，让你难过了。爸爸也很心疼你，心疼骨折带给你的伤痛，也心疼你操劳一家人生活的同时，还要惦记着我和你的妈妈。

其实，我的病并不严重，医生说这个癌症的预后是很乐观的，种种迹象也显示，它还没来得及跑去更远的脏器。

当然了，因为局部淋巴结的侵染，我需要接受化疗。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年纪，怕我吃不消。不过，我已经是快 80 岁的人了，最坏的结果，我还有 5 年的时间，也算是长寿了。

而我相信，病毒的肆虐终将有结束的一天，人们的生活一定会恢复如初。经过这一场浩劫，我希望所有人都更加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也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你的骨折不轻，术后的复健有多么痛苦，我可以想象。越是这样，越要咬着牙坚持。你还年轻，还有美

好的未来。忍一时之痛，才能换来健康与安宁，对不对？

我想，不如我们两个结伴同行，你对抗你的胳膊，我对抗我的肚子。我们都立个目标，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对了，如果谁退缩了，我们就相互批评一下。

加油！并且，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团聚！”

清晨，阳光明媚，我读着手机里父亲发过来的这段话，视线又被泪水模糊。我依稀仿佛记起，在昨夜那个梦的最后，我终于飞向了头顶上的世界，雨还在下，却渐渐不再冰冷。我的受伤的臂膀，开始变得强壮，我用力拥抱我的父母，拥抱这个还没有丧失希望的世界。

“加油！老爸！我们肩并肩，一起努力！”我按下了信息发送键。



天涼好個秋，乘興山水遊

藍湘

金風送爽、天高雲淡，正是野外郊遊好時光。我們一行 14 人向南朝著高山叢林進發，目的地是 270 公里外的鄰州著名小鎮 Tenterfield。

第一站來到建於 1915 年的 Stanthorpe。青山綠水、秋葉繽紛、咖啡香醇，我們久久不捨離去。

圖一：她在河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看她，我悄悄把她們收入我的鏡頭，留下秋日午後溫柔的回憶。



圖二：小鎮壁畫。圖中除了人物和桌椅，背後皆是彩色 3D 壁畫。坐下望著對面的玫瑰園，一時迷惑：孰真孰畫？



圖三：抵達目的地。我們旅社旁是這棟建於 1888 年義大利風格古典住宅，樓裡保留著當年的歐式傢俱、裝飾、壁畫、瓷器。一百多年前附近發現過金礦，想必很熱鬧過一陣。繁華過後，小城轉身成安靜精緻的美人。



圖四：上到山頂，Tenterfield 盡收眼底。我們口中的小城原來並不小！

1889 年，著名的澳聯邦宣言在此發表，所以這裏至今自視是“國家的誕生地”！

這裡也是澳大利亞深受愛戴的音樂家 Peter Allen 的家鄉，他創作並首唱的歌曲“*I Still Call Australia Home*”成為澳航的標誌、唱響全球。城裏有他的紀念館。



圖五：1888 年在 Wallangarra 鋪設的鐵軌，是布里斯班直通悉尼鐵路線的最後一段，從此鐵路連接兩城。至今每天仍有兩班觀光列車來往兩

地。



圖六、七：Tenterfield 以秋天紅葉聞名。來了才知道，這兒的秋天實在是赤橙黃綠青藍紫的繽紛世界。哪位詩人說過，“用什麼來安慰我秋天的寂寞，唯有落葉斑斕...”



圖八：巨石山下。雖說好漢不提當年勇，可朋友們爭先恐後聲稱：當年登上了山頂！這次時間緊迫、小雨淅瀝，便只能在山腳遊走，攝影留念。留點遺憾給下次吧。



圖九：合唱團朋友出遊，歌聲嘹亮。有人準備了歌譜，有人準備了音響。大家一路把這幾年演唱過的歌曲全部高歌一遍，仍覺欲罷不能。



甜甜圈日随想曲

陈谦

“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诗篇 119：45）

似乎梦见大宝小时候。想出去室外陪孩子们游玩，却怎样努力也睁不开眼睛，无法找到可以开门处。垂垂挣扎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正在睡梦中。是如何的疲惫呢？连梦里也睁不开眼！

疫期的日子，整个社会的状态竟有几分类似冬眠。而每天的新闻又似乎在唤醒某种久违的认知。

送贝贝上学的路上，听电台讲今日(14/9/2020) 零新增。零新增的日子，也叫“甜甜圈日（Donut Day）”，因为甜甜圈就是零的形状。

我想，也因为零新增令人快乐吧——甜甜圈让多少孩子的眼睛闪烁出欢欣的光芒呀！

关于甜甜圈，电台主持人还说了个旧事：其父曾在路上遇见讨要帮助的妇女，说她和孩子们都没钱买吃的，饿坏了。其父慈悲慷慨地给了她现金，问，“现在你要去哪？”她答，“去 Donut King。” Donut King 是甜甜圈专卖店呀！怎可把让她一家填肚子的钱花在甜甜圈上呢？该去买些可做正餐的食品呀！

这事听来触发许多感慨。想起社会上种种令人无语的现象：某些慈善机构如何滥用善款，乞丐如何花钱等等。照说，出于慈善而捐助的善款，受者有支配权。但是，捐助人一旦知道钱的去处居然那么颠覆想象力，还是难免会反思的。

就在不久前，中国驻墨尔本领馆通报：在墨尔本被澳洲警方抓捕的多名“职业乞丐”，都是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几乎各大媒体都给了大篇幅版面报道，包括 ABC, Herald Sun, 澳洲新闻集团和 Daily Mail 等。警方在突袭时，从一位职业乞丐身上搜出了超过\$1000 现金，大部分藏在衣服里，甚至发现他们每天都往中国转账数千澳元！看到这些中国诈骗团伙肆意蹂躏当地人的善良，澳洲当地人纷纷表示，“这群中国人是对澳洲人以及真正的流浪汉的侮辱。”有些当地流浪汉索性在自己的牌子上写，“Only homeless not hopeless!!! And not a Chinese syndicate member!!!（只是无家可归，不是无可救药!!! 不是中国团伙成员）”。

除了假乞丐，“出口”全世界的还有中国的假和尚。这些“和尚”的身份，只不过是他们骗取他人的手段。他们的身影早已遍布全球各大城市、各国媒体头条！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美国……在美国大街小巷，都多了提醒公众不要把钱给假和尚的警示牌。

我不禁忆起自小在中国见到好多乞丐，其中不乏“专业”的。但我总怕他们万一是真穷困，总不忍心，总会给一些。后来有个经历令我害怕：那次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厦门轮渡附近，有个乞丐来，我找出最小的零钱给了。又来一个乞丐，我又找出最小零钱给，但比原来的零钱大。然后就一直没完没了地来乞丐，我的“最小零钱”也给的越来越大，连第一个乞丐都跑回来质问我为何不公平。最终我发现自己被一群乞丐团团包围住了，才悬崖勒马捂住钱包突围出来……天哪！吃一堑，长一智：想要帮助人，也是要有智慧的。

还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男子头低低的，身上挂着个牌子写着他的遭遇。我从他面前经过，到了律师所上班后，心里仍十分不安，总惦着万一他是真的不幸，我不肯帮忙，岂不是令他雪上加霜。老纠结着没办法，想至少可以买点吃的给他。匆匆去买了些面包跑回他所在之地，他还在，我把面包放他手里，他默默收下了。我无法确知他乞丐身份的真假，唯有为他祷告，但愿我所作的，无论是受了他的欺骗，或是真的有点雪中送炭，都能被天父化为祝福。

听振海叔叔说，“现在的乞丐都实行上下班制，上班是乞丐，下班却是壕，穿名牌服装，开豪车。正经上班族的收入连乞丐收入的零头都没有。我也曾多次施舍乞丐，从1元到5元不等。后来发现他们的票子是用蛇皮袋装的，我的票子是用小

纸片包的，实在不好意思再在他们面前冒充‘有钱人’……”

这群“出口”全世界的假乞丐和假和尚，很可能让一些善良淳朴的土澳人民耗尽对中国最后一点可贵的善意。

作为华人，每每看见可能引发种族歧视的新闻，总有打翻了调味瓶的感觉。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更是加深了本已沉重的创伤。

关于种族歧视，严歌苓散文集里的《从魔幻说起 – 在 Williams College 演讲之中文版》有段话，令我陷入沉思，“而最初引起西方 *fantasy* 的中国女性，她们人为制造的畸形的小脚，使人们推演到中国人的畸形，中国文化中的颓废、残忍、病态、自虐及相虐，由此断定：‘中国人从宗教（异教徒）到文化，从身体构造到精神心理结构上，都不可取……’都是等而下之的人种。甚至连杰克伦敦这样倾向左翼、自认为‘自由思想者’的文学家，也对中国人表示憎恶，并发表了不能与之共存的公开言论。这类借科学名义来合理化种族歧视的文章，当时常见于旧金山重要报刊，并通常伴有嘲弄和丑化中国人的漫画。这类以民族、文化的差异来分别种族优劣的论调，很容易让我联想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生理分析”、日本在建立亚洲共荣圈时的理论依据。在美国人与印第安人征战时，*fantasy* 从始至终产生着相吸和相斥的力量。”

这些文字，令我想起前阵子读到许多人为了反对“黑命贵”运动而转发关于黑人为什么就是应该受歧视的文章。

我不赞同那场演变成了打砸抢，不顾疫情而密集抗议的“黑命贵”运动，但我坚决反对种族歧视。无论如何振振有词，种族歧视都是何等阴险狠毒。若歧视黑人可被堂而皇之合理化，那么，若有人宣扬歧视华人的科学性，也完全不难做到有理有据。

关于这点，《南京大屠杀》大型图片册中，图图大主教（Desmond Mpilo Tutu）写的前言有所提及，“我相信人类本性中有一种缺陷……这种人性缺陷的基础在于无度地强调人们生理上的、人体特点上的与文化上的差异，将他人的存在贬为毫无价值，又诋毁为异己、恐惧的对象。对他人的恐惧是种族冲突的根源。人类本性中这个弱点不仅在受害者身上而且也在施暴作恶者身上频繁地表现出来并酿成浩劫。”

自从疫情以来，常听人们说，“世界病了。”

其实世界早就病了。

或许，现在就该是每个人停下匆匆脚步，回归最原始治愈的时候。

在这“甜甜圈日”，停下来闻一朵玫瑰吧。

从一朵玫瑰的美丽中，从天父的造物里，去读一些本该属于全人类的爱：

千万朵中

唯你令我动容

晓风

晨霜

染你含笑问候的早安

春来款款

明眸忽闪

每个转身的瞬间

都是

一部传奇的序章

云脉的诗行

衬你娉婷曼舞的璀璨

层层叠叠翻飞的歌声

飘幻成霞光的翅膀

朱唇不语

不言蜂蝶的爱慕侵扰

不烦

不乱

世人阅而不读

你播撒予凡尘的浪漫欢乐里

暗卷一瓣微红的忧伤

私酿一生的那滴幽芳

只在夜的沉寂里

对准能懂的心灵

悄然

让我们在爱里忍耐到疫情过去。

绽放

到那时， 每一天都会是个甜甜圈日。

让我们爱吧。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爱里没有惧怕、谎言、歧视。



牧童遥指杏花村-之清明寄语

燕紫

2020/4/4 原作首发于《世界日报》
2021 年第 3 期

蜿蜒迤迤的林荫道上，趁着最后一个时辰的光亮，大人遛狗，孩童骑车，有汗流浹背地跑步者，也有我这样散淡从容的独行者。

落日透过层层乌云，把金色的阳光，洒在公园各处，行人远远就给对面来人让路，自觉留出社交距离，提醒着这是新冠肺炎时期。

不觉想起海子的诗歌：活在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人类像植物一样幸福。真的变成植物，就真的忘记了，今天是清明，祭奠先人的日子。

今年清明是阳历四月四日，而西方传统的复活节假期，也在此时开始。

东西方这两个关于死亡的节日，在 2020 年，部分重合。就像瘟疫，蹂躏完东方，也不饶过西方。独立漂浮在南半球的澳洲大陆，也未能幸免。

如果不是 COVID-19，澳洲到处都是度假的人潮，冲浪，游泳，海滨公园 BBQ。而今天，教堂和公众场所的聚会早已停止，就连朋友串门和亲人互访，也被两周前全国升级的防控所禁。

这注定是一个既没有旅行，也没有聚会趴踢的复活节。

路过一座石拱桥时，一阵小雨从越来越重的乌云里坠落。上天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苍天也会掩泣，为了肆虐各国的瘟疫，也为了瘟疫中的逝者。

今天朋友圈的热点：上午 10 点，举国降半旗默哀，并鸣笛。不论是否含糊不

清，官方终于给遇难的人们一个体面的集体送行。无声地死去，无声地焚毁，无声地发放骨灰，直到今天，亲人们可以在家里，放声痛哭；然而远去的哀魂，却再难追回。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反思和追究，无论多少人死去，都不能让这个健忘的民族清醒。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如一缕缕青烟，随风飘散。遗忘历史，就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大教训。警笛长啸在耳，我们就又一次进入遗忘模式，仿佛被集体催眠了一般。

据说今年厦门清明节的新规是“云扫墓”，家属不准到墓地，殡仪馆免费给各个新坟一番打扫。“云里相遇”，似乎多了点浪漫色彩，悲戚也会减少几分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扫墓，是中国人的习俗。想来阴间是冷冰冰暗无天日的所在，亡者需要墓地来安居，也需子孙送上冥币以打点贪官污吏。难怪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贯穿今生和来世，对蝼蚁之辈来说，活着已经无可奈何，死后却照样永无解脱。这样在怪圈中循环的逻辑，竟然束缚了国人上千年。

中国传统儒家学说，致力于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构筑稳固的社会结构。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为由，不究天地自然之道，也不问哲学和神学。民间想当然地把死后的世界，看成跟阳世一样，需要层层官僚。一切理所应当的背后，又是否经得起质疑和推敲？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而盛世繁华这张华丽的外衣之下，又掩盖了多少被榨干的白骨？

远处青山隐隐，绿野悠悠，近处是相互追逐的孩童，以及打闹嬉戏的大小狗儿。

扫墓总要归来，人生还要继续，古人尚且在扫墓归途中，及时行乐，“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安逸的布里斯班，活脱脱是杜牧笔下的田园，走遍世界，走出多远都让人思念。从微信的默哀氛围中走出，恍惚中已置身“杏花村”。

梦中的另一个田园，在儿时的故乡，我家先人世代在此安葬。不是朝代更替，就是规划拆迁，几次迁坟之后，只有我爷爷奶奶的坟墓可以找见，由我弟弟负责照看。根据古老的习俗，已出嫁的女儿，不会被娘家祖坟所收留的了。儿时清明，每当鞭炮在爷爷坟前响起，父亲就点燃冥币，那一摞摞厚厚的纸钱，经过弟弟的小手用百元人民币按踏，似乎更让爷爷受用。在无声地叩拜中，我接受了家族重男轻女的现实。不被先人所接纳，我依然对生者负责，父母来澳十年，各自生病住过医院，除了澳洲的公费医疗系统，他们只能依靠我这个不能给娘家传宗接代的女儿。

不用扫墓，每年清明时节，我都享受着“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是纪念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的节日。基督之死，担当了世人的罪，偿还了世人所欠的债；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柄，完成了对世人的救赎。这，是一个充满欢欣，鼓舞和希望的日子，人们用代表生命的“蛋”作为礼物互赠；复活节带给人类的，是肉体虽死，而灵魂永活的盼望。

既然总会再见，那就倾其所有地去爱，然后一无所有地离开。

这样的生命历程，与公园散步一遭，又有何不同？走累了，看尽了风景，经历过风雨，便回家去。于是，我折返。

一对相恋多年的意大利情侣，原订今年三月完婚，可女友不幸染病新型肺炎。这位俊朗的如同特洛伊神话中大力神阿喀琉斯的男人，不顾所有医生和亲友的反对，赶去重症监护室见女友最后一面，并毅然决然脱下了防护服，让女友在他怀里，感受着他的体温和心跳，阖上了双眼。

一对澳洲的医生夫妇，双双在救护患者时感染新冠病毒，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们坦然地相拥，亲吻，然后同时拔下了呼吸器，留下一串唏嘘和叹息，在这个曾经美丽而今恐惧满布的世界。

如果这样的爱情，不足以抵挡病毒，那就执子之手，哪怕一夜白首，也是天长地久，“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瘟疫肆虐的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浪漫凄美的爱情俯拾即是，疾病和死亡面前，逾见真情可贵，让人依稀仿佛，看见太阳在云端之上。

谁不爱惜生命？谁不留恋明媚的阳光？无惧死亡，乃因相信爱情和永生。不论健康或疾病，陪伴你，从乐园安息，再到重生的那日。

快到家了，雨点突然密集了起来。我不得不在雨中奔跑，大口地呼吸着青草的气息，以及泥土和雨水混合的腥味，也似乎是胎儿瓜熟蒂落，落入尘世的气息。

视野所及，只我一人而已。



牧童遥指杏花村-之二 口罩与袋鼠

燕紫

（原作首发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昆士兰生活指南》，云霞朗诵

2021 年《世界周报》第四期）

微信江湖盛传，澳人拒绝戴口罩，即便今日，许多澳人仍然选择不戴口罩。因为全球供应链的分工，口罩等医疗物资的生产线在中国。特殊时期，本国供应不足，政客们只好宣传口罩可以不必。

但常识告诉我们，戴口罩又能有效防止无症状病毒携带者传播他人。因为没有口罩，很多澳洲妇女在家蹬起了缝纫机。

先不说前期华人社区捐款捐物，购买了大批医疗物资运回中国的善举，是否导致了目前澳洲的紧缺局面。这个问题太尖锐而敏感，客观而言，谁都没有料到瘟疫会这么快传播到澳洲，甚至于到目前这种社区传染的地步。

微信群里都在团购口罩和洗手液，二月里在澳洲采买往中国寄，三月里在中国采购寄回澳洲，在澳洲的华人，这一波穷折腾瞎操劳哦，祖籍国和居住国，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有了口罩的华人，相比手无一罩的白人兄弟，显然更加气定神闲。

澳人的确粗心大意，但如果口罩是正常价格 3 毛钱，如果很容易就可以在药店买上一打，他们还会不戴吗？或许会有，但绝大多数人，在生命健康和小不舒服之间，肯定会选择前者。世人皆知，正是出于对健康和运动的热爱，才使这个人口仅仅 2400 多万的小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这不是举国体制的功劳，而是全民自觉运动，为了个人的健康和荣誉。

前天终于有新闻报道，矿业大亨安德鲁自费上千万澳元，依靠个人的商业关系，从中国购买了呼吸机，防护服和口罩等医疗物资，捐献给西澳的医院和社区。后续又闻，联邦政府鼓励这种做法，企业如能从海外进口所急需的物资，政府会原价回购。政府买不到的物资，一个商人买到了。商人的脸面，在某些关卡前，是否更值钱？

大国博弈，背后的政治暗礁，不言而喻。有大国翻手是云，覆手为雨；又有语曰：烹小鲜如治大国。

家门口的灯光温暖，照亮已打开的门厅，那是家人为我归来而预备。刚进门，餐厅里已嚷嚷着快点吃晚饭。葱爆小龙虾，香味四溢，我换鞋洗手，腹中却敲锣打鼓，早已等不及了。

边吃饭边听 7 号台报道，一只呼吸困难的袋鼠，跑进了人家的后院，也许纯属偶然，也许是为了求救，医护人员接到好心人电话后，及时赶到现场，用麻醉枪将其麻醉，并带回医院救治；恢复健康的袋鼠少年，目前已重回社区保育林的怀抱。

真是只幸运的袋鼠。这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怜悯的国度，不仅对国民，也对难民，以及野生动物。

同样，出于怜悯，他们放进了红宝石公主号游轮上的所有游客，而这些游客占了整个澳洲确证病例的 10%，并且还在上升中。我不怀疑人性中的善，就像我从不低估人性中的恶。一个刚刚从山林火灾中恢复岁月静好的国家，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却仍然笨拙地以大无

畏的英雄主义去面对，眼前吃亏，是不言而喻的。

袋鼠国，也希望你能被治愈。

晚饭后，窗外的雨声更大了，打在屋顶上，树叶上，和着花间小虫的啁啾，奏响着天地间奔放和谐乐章。这注定是一个平凡夜晚，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秋天。我的思绪翻飞，如放牛晚归，而又重回“杏花村”。

四合院：读《燕紫物语》

秋季也见清明雨？杏花只笑春风里！

何来山茶戏秋菊，南北半球燕紫语。

燕紫回复@四合院+李晓春 - 南洲清明

南洲秋叶戏春风，四时景明异复同；

杏花恰逢四月雨，彩蝶菊丛觅清明。



口碑相傳 廣而告之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 提供各類疫苗接種, 皮膚檢查孕妇产檢, 兒科等全科服務。

診所現提供針灸治療, 目前趙醫生完成了許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鳴, 各類痛症, 面癱等, 許多疾病往往在幾次針灸和一個療程後都得到了相應的改善或治癒。當然成功案例還不止這些, 歡迎大家致電預約。

1. 電話: 07-3344 7880

2. 地址: Shop 7, 15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3.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am –

5.30pm 星期六: 12.00pm –

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高雲路西醫全科 醫療中心

營業時間
Mon-Fri: 8:30am-5:30pm
Sat: 12:00pm-5:00pm

**沒有Medicare卡
可用私人保險**
歡迎海外學生來看診

**持Medicare卡
免費就診
BULK BILLING**

陳旻醫師簡介
陳旻Min Chen醫師畢業於昆士蘭大學, 獲得理科(主修生物醫學)和醫學雙學位(MBBS)。她曾在布里斯班的Mater醫院和Lady Cilento兒童醫院完成醫院培訓, 取得內科、外科、急診、兒科和婦產科的臨床經驗。
她之後於新南威爾斯州Tweed Head地區從事全科醫生的服務, 取得皇家澳洲全科醫學院院士資格, 並持續進修取得皮膚癌醫學證書。她對全科醫學各方面都有涉獵, 尤其對預防保健、常見慢性病治療以及婦科, 兒科有特別興趣。
陳醫師能以英語、國語以及閩南話為病人提供親切與專業的診療服務。歡迎新老病人預約

**2020年流感疫苗已到
歡迎預約**
65歲以上, 5歲以下
流感疫苗由政府免費供應
本診所還有適量的自費流感疫苗

陳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趙醫師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羅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郭醫師 (女)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掃一掃我們的公眾號



Gowan Village PH: 3344 7880 英語 · 國語 · 粵語 · 閩南語
Shop 7, 16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在愛拼超市 · I feel good旁]

本期贊助: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65万起

Logan Reserve House + Land Package 土地别墅套餐

LAURA FU
 0433 708 699
 laura.f@avenewrealty.com.au
 www.avenewrealtyglobal.com.au

4 2 2

MASTER 3400 x 3500
 DINING 3000 x 3400
 ALFRESCO 2840 x 3470
 ENS. WR
 LIVING 3530 x 4070
 BED 4 2900 x 2900
 PTRY. NOOK
 BATH
 BED 3 3000 x 3000
 GARAGE 5800 x 6000
 BED 2 3000 x 3000
 MEDIA 3000 x 3400
 ENTRY
 PORTICO

昆州华文电子杂志，广告赞助请联系：Laura 0433708699

